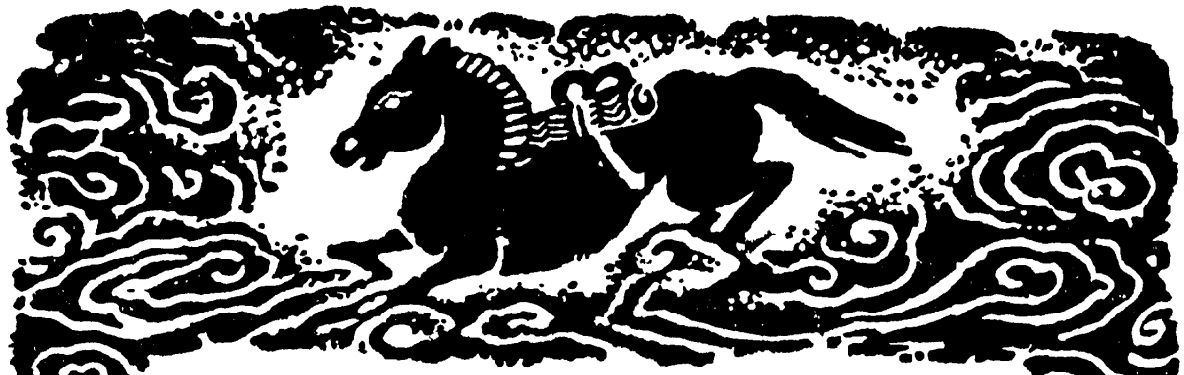
易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易說

趙善譽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
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
書版本同守山有錢熙祚故據
以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易說四卷。宋宗室趙善譽撰。善譽、字靜之。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事蹟見宋史宗室傳。是編載陳振孫書錄解題。振孫稱其每卦爲論一篇。蓋爲潼川漕時進呈之本。今考其書。於各卦名義之相似者。多參互以求其義。如云頤、井、鼎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溥。故多取象以示人耶。又云三卦義雖不同。皆以上爻爲吉。故頤之由頤。井之勿幕。鼎之玉鉉。皆在上爻也。至於各卦之六爻。亦往往比類以觀之。如乾卦云。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論坤卦云。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又云。履霜戒於一陰之生。括囊戒於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論頤卦云。頤以養正。面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論革卦云。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無咈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論節卦云。六四一陰柔而應於初。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於節者。安則無所往而不通。故曰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尚。以其在臣。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其論皆

明白正大。朱子謂其能擴先儒之所未明。馮椅易學亦多取之。謂其能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象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蓋不虛美也。自明以來。外間絕少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注云已佚。今永樂大典具載於各卦之後。僅缺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因搜輯成編。資說易家之參考。宋史藝文志本作二卷。今以其文頗繁。釐爲四卷焉。

原序

昔者焙之先公喜易。早歲集諸公書而錄之。晚以禁從侍筵。乃得光堯御書乾卦以冠篇首。遂爲世寶。焙幼而肄業。於他經皆略通理義。其於易蓋亦成誦。至究其說。則茫然如繫風捕影。莫得窺測。時於文字雖復援證。而實不了然也。年三十餘乃似有所入。嘗以叩親舊之治易者。曰以卦爲時。以爻爲位而觀易。其可乎。則笑而應曰。某但作時文耳。初不窮經也。焙雖不得問。而自此亦稍能措意。遇易家書。得以覽觀。有言之者。得以應酬矣。然止於涉獵。終不能究極有所論著。去歲假守安陸。而武陵故人畢希簡叔文寄示恕齋易說一篇。伏而讀之。犂然會心。簡而備。婉而通。深而不晦。奇而不鑿。渾渾乎其純也。原原乎其正也。是誠可與同志共之者。獨患板大。非書生巾衍所宜。欲易爲小本久矣。適方開鄖溪集。未暇及茲。畢工則有餘板。乃俾鋟之。庶以廣傳。非特眞學易者得爲指南。雖從事科舉而用是馳騁敷揚於場屋間。亦足以策勳矣。時恕齋既繇本路倉使改持東蜀祥刑之節。嗟乎。推是道也。亦安往而不爲民福哉。淳熙丙午秋九月辛亥。建康秦焙書。

易統論

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玄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亢。以待續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玄用三方。存北極以爲玄。老陽有三十六策。玄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敢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玄本地道而作。故首與之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夫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姤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姤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準之。豈妄也哉。

易說卷一

宋 趙善譽撰

上經一 乾至隨

乾卦說

卦之始畫也。奇耦而已。一與一爲二。故有奇則有耦。二與一爲三。故三畫而成卦。奇、陽也。三畫皆奇。純乎陽者也。名之以乾。謂其健也。耦、陰也。三畫皆耦。純乎陰者也。名之以坤。謂其順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易雖生於陰陽奇耦之畫。然奇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爲偏也。況重乾爲乾。重坤爲坤。六位皆純。而健順之至。聖人作易。得不爲之慮乎。故令乾、坤二卦諸爻皆有惕懼警戒之辭。而惟二五之中爻則否。誠慮其或偏也。古今說者。往往直以乾、坤爲天地。而不少致思。亦不復玩味其辭。以求消息盈虛之理。胡不以未有十翼之前觀之乎。乾、坤卦下之辭。與六爻之辭。及用九用六之辭。凡二百十七字。自飛龍在天一字之外。皆未嘗以天地爲言。至孔子作彖、象文、言。乃始詳陳天地之理。特舉其得乾、坤健順之大者以明之耳。豈可直謂之天地而不深玩其辭哉。先儒亦曰。爲君爲父。在人之乾也。爲玉爲金之類。在物之乾也。乾、坤之理。无乎

不在而謂乾、坤二卦卽天地可乎。初九在下乾之下。九四在上乾之下。皆未進於中者也。故初有勿用之戒。四有或躍之疑。九三在下乾之上。上九在上乾之上。皆過乎中者也。故三有夕惕之戒。上有亢龍之災。惟二五各居一卦之中而不偏不過。則中正合德而皆有利見大人之辭。其所以詔天下後世者甚明白矣。至如初與四雖皆未進乎中而初最在下。其剛健尤戒於輕進。故曰潛龍勿用。曰勿用云者。言其必不可用也。四則出於下卦之上。有時而可進。故雖或躍在淵而无咎。三與上雖皆過乎中而上處一卦之極。則健之過甚者也。故曰亢龍有悔。曰有悔云者。言其當有悔也。三則猶在上卦之下。其過未至於甚也。故惟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則可以无咎。初九之辭決。戒之切也。九四之辭疑。則與之進也。九三之辭詳。猶可勉也。上九之辭直。則不可爲也。聖人之言。纖悉委曲。一至於此。則亦惟恐其陽剛之或偏而已。用九曰見羣龍无首吉。正謂陽剛易過。所以用之者。要不可爲首也。六十二卦皆无用九用六。而獨於乾、坤言之。於其純者而戒其偏且過也。六十二卦之九六。卽乾坤之九六也。

坤卦說

乾、坤雖以陰陽之純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交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兩爻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至於用九用六。又必各有其道。其詳已論於前。今觀坤之卦辭。與夫用六之辭。益甚昭晰。如曰利牝馬之貞。惟恐其順而不貞也。又曰安貞吉。惟恐其不安於貞也。又曰利用貞。惟恐其貞而不能久也。貞而安。安而久。則陰柔庶幾其不偏乎。初六在下卦之下。故有履霜之戒。六四在上卦之下。故有

括囊之戒。皆以陰柔之不得中也。六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无成有終。戒其須倡乃應也。上六在上卦之上。故曰龍戰于野。戒其盛而侵陽也。皆以其陰柔之過中也。惟二五各居其中。故二之直方大。不必習而自无不利。五之黃裳。能處中一順而獲元吉。亦如純乾之二五焉。若夫履霜戒於一陰之初。括囊戒于多懼之位。三猶可以含章而從事。上則至於龍戰而道窮。則亦乾卦爻辭不同之意也。由是觀之。乾、坤之畫雖純。要必相濟而後可。一失其中。則聖人必爲之慮。學易者可不玩味於消息盈虛之際哉。

屯卦說

易始於乾、坤者。陰陽之純也。而繼之以屯者。九六之初交也。乾之畫。初交於坤而爲震。再交於坤而爲坎。所謂一索再索而得長男中男者也。畫卦必自下而上。今震在下而坎在上。則乾坤之交。莫先於此矣。故曰剛柔始交。震動於下。而坎險陷之。故曰難生。此所以名之曰屯而次於乾坤也。剛柔既交。則造化之功見。故大亨。屯難之世。惟正能處之。故利貞。所謂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者。深以輕犯險難爲戒。而利在於求輔於濟斯世也。故初九爻辭亦曰利居貞。利建侯。蓋拯難之道。惟剛健而能謙下者乃克有濟。初九以陽剛居動之始。又在五爻之下。直濟難之才也。一卦之義。實具於此。是以卦下之辭。與初爻之辭皆同。卦辭曰元亨利貞。此則曰利居貞。卦辭曰利建侯。此亦曰利建侯。卦辭曰勿用有攸往。此則先之以盤旋不可輕動之戒。聖人之意。豈不明甚。故五雖以陽剛得位。而在坎險之中。雖有六二之正應。而陰柔非濟難之材。故猶屯其膏。不免於凶也。處險而无輔。又不能以貴下賤。宜不足以有爲。六二上六皆以陰居陰位。而

乘初五之剛。非惟柔弱不進。皆有乘馬班如之象。而亦有邅如漣如之咎矣。就二爻而言之。六居二爲得中得位。故爲女子之貞。雖應於五。而五在險中。不能字之。屯雖之極。必至於十年反常而後得正應。乃字言其中正猶可以俟時。亦利居貞之義也。上六則柔過於中。而居險之極。豈長久之道哉。故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六二曰匪寇婚媾。六四曰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皆指初而言也。初之下二。雖非其應。而當屯之時。陽下陰。有求附婚媾之義。非寇害之者也。六四雖以陰居陰位。而正應在初。有舍己從人之象。故如班馬之退。以求婚媾往吉而无不利也。二不應初。則十年不字。四能從其正應。則往吉。而孔子謂之明。益可見屯之六爻。惟以剛健而能謙下者爲一卦之主也。至如六三當震動之極。而以陰居陽位。无濟難之才。而躁動者也。故有卽鹿无虞之戒。君子必貴於知幾而能舍。苟不度己之不可動而妄進焉。安得而不吝。此亦勿用有攸往之義也。

蒙卦說

剛陷於險。又在艮止之下。所以爲蒙。謂其有所蔽而未發也。卦辭專言童蒙。而六五爻辭亦言童蒙吉者。謂其渾然固有。本無所蔽。莫如童子之蒙也。蒙之所以亨而可以養正者以此。說者皆曰。九二爲一卦發蒙之主。羣蒙資之以明者也。其說原乎初筮告以剛中之語。殊不知卦之所謂初筮告者。爲初六而言也。彖所謂以剛中者。爲初六之近於九二也。當蒙之時。陰爻必求陽爻以發其蒙。然惟切近於陽而下之者。則有發蒙之望。六三以陰居陽位。而乘九二之剛。非能謙下者也。雖見上九陽剛之配爲可應。而不知在

已者无其質。亦上九之所不與也。故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上下爲二陰所間。而其爻又獨遠於二陽。困之道也。故曰困蒙吝。惟六五切近上九而下之。有謙恭下善之意。而又下應九二。故曰童蒙吉。而象亦曰順以巽也。初六之於九二。亦如六五之近於上九。故有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之辭。而象亦曰初筮告以剛中也。若夫九二雖以剛中而有發蒙之資。然猶在坎險之中。不過能自涵養其蒙。以納陰爻之比與應者而已。未能盡去諸爻之蒙。僅如子之克家。非可盡專其事也。故有包蒙納婦。子克家之象焉。其實蒙之一卦。惟上九能盡發蒙之道。以其艮止之陽。超乎諸爻之上。能定能應。有以出乎其類。而後足以去衆人之蒙也。故不曰發蒙。而曰擊蒙。言能盡去其蒙也。古今解者。但見此爻有不利爲寇之語。因疑其未盡善。而獨取於九二之剛中。亦未之思也。發蒙之道。不過啓其未開之明而已。明固彼之所自有。非發者所能損益也。既已啓之矣。則蒙去而明自生。非於擊蒙之外。復有明以與之也。不然。蒙已去而更求焉。是告子之欲戕賊人性以爲仁義者也。故曰利禦寇。言利於去人之蒙也。曰不利爲寇。恐其用心之過。而反以害其天也。亦因艮止之義而爲之戒也。發蒙之道。无大於此。豈九二所可比也。卦辭曰。初筮告。言童蒙求發於我。當決於其疑之初也。曰再三瀆。瀆則不告。言疑已決而瀆告之。非徒无益。適以瀆夫蒙也。初六所謂利用刑人。用說桎梏者。言發蒙如施刑於人。既刑則說其桎梏。刑既施而猶桎梏之。則非君子用刑之本意。故曰以往吝。言過此則吝也。初筮則告。刑人則說其桎梏。所謂利禦寇者也。再三則瀆。以往則吝。所謂不利爲寇者也。聖人既於卦辭詳陳此理。而又於初上兩爻推明此理。學者尙何疑

耶。

需卦說

需之爲卦。不特以乾剛遇險而致須待之戒。九五之剛。雖居中得正。三陽又自下而進爲己助。然五方在險。亦不可不須也。故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亦曰需於酒食貞吉。言吉所以爲九五之戒明矣。其曰晏樂飲酒云者。言當涵養以俟時。非謂晏安以自怠也。蓋純乾上進。往則有功。不患不能出險。但患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聖人所以于四陽爻皆致戒也。初九去險尙遠。故戒以需于郊而利用恒。二則漸近于坎。故戒以需于沙而小有言。三則切近于坎矣。故言需于泥而致寇至。曰郊。曰沙。曰泥。皆以去坎水之遠近取象。曰利用恒。曰小有言。曰致寇至。皆因其遠近之殊而爲之戒。曰不犯難。曰衍在中。曰敬愼不敗。又所以明三陽處需之道也。初則謹之于始。二則中而裕。三能敬謹。猶不至于敗。則其爲純乾剛健之戒。豈不委曲詳盡哉。若夫陰爻則欲其亟去。而不可以需。故六四曰需于血。言陽剛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則必爲陽所傷也。曰出自穴。言當亟出以避陽也。上六曰。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言三陽方來。亦惟入穴以避之可也。此兩爻皆言陰之不可以不需也。四居坎下。故言出穴。上居坎上。故言入穴。其爲敬愼以避陽剛。則一而已。

訟卦說

訟、上剛下險。有訟之理。天水違行。有訟之象。世皆知之矣。然九二之剛。窒於二陰之間。而與九五不相應。

亦所以爲訟也。剛而居中。則爲有孚。遇窒而惕。則中斯獲吉。孔子曰。剛來而得中。蓋謂此一爻也。曰終凶者。言雖有孚信。而又能惕懼。猶不可以終訟。則訟其可以成乎。故六爻之間。以六處初。以六處三。皆陰居陽位。非健而欲訟者也。故初有不永所事之吉。三有貞厲之吉。以九處二。以九處四。皆陽居陰位。雖欲訟而不能者也。故九二不克訟。必至于失衆。知懼而後无眚。九四不克訟。必能自反。知變而後有安貞之吉。惟九五居中得正。爲聽訟之主。所謂利見大人。尙中正也。故獲元吉。上九則健之極。處訟之終。所謂終凶者也。故雖以訟受服。而不免三褫之辱矣。需之九二。陽居陰位。非健而進者也。其位應乎坎之中。而其爻則不應。故曰小有言終吉。取其在中而能需也。訟之初六。陰居陽位。非健而訟者也。雖已在坎體。而近乎中矣。然陰柔決不終訟。故亦曰小有言終吉。取其能謹於訟之初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而戒之也。訟之六三亦曰。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有終。則以其訟之不可終也。學易者要以類通之。

師卦說

坎、險也。坤、衆用。亦順也。兵凶器。戰危事。險莫甚焉。衆行險上。師之象也。行險而順。師之道也。此坤上坎下所以爲師也。卦辭所謂師貞者。師以正爲本也。所謂丈人吉者。丈人、長者之稱。必不嗜殺人者。能吉而无咎也。夫五陰而一陽。則一陽固羣陰之所宗。然陽居五則爲比。大君得位而上下應之也。陽居二則爲師。人臣處此。惟行師用兵而後可也。故彖曰剛中而應。言二以剛居中。而得六五之正應也。九二又曰王三

錫命。而象亦有承天寵。懷萬邦之辭。言二雖以中而獲吉。亦惟天子有以委任寵嘉之爾。九二任帥師之責者也。又以陽處陰位而得中。然聖人必諄諄推明六五正應之吉。以詔天下後世者。於以見人臣有權得衆。皆其君寵任之所致也。不然。剛中而不應。則惟怙兵自大。其不陷于背叛滅亡者幾希。安得師中之吉哉。聖人不特於此爲人臣之訓。又於六五爲人主之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言禽之犯田。執之爲有辭。如弔民伐罪。而師出有名者也。故可以无咎。蓋六五以柔居尊位。決非好大喜功之君。所謂丈人之无咎是也。古今說者。皆以丈人爲主九二而言。殊不思帥師之權。雖在乎將。而興師之權。實出乎君。帥師固貴乎剛中。而興師當出於不得已。此六五之所以爲丈人而吉无咎也。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則因六五爲將將之訓也。既不得已而用師。又得剛中之臣以任之。則帥師之權。俾二專之可也。不然。任之不專。而衆或得以主之。則稟命不一。取敗必矣。故雖正亦凶。此又以六五之柔。而恐其易惑也。在下四爻。惟六三以陰居陽。處非其位。而又在坎險之極。乘九二之剛。有出位犯分之象。故爻辭先有輿尸之戒。而于六五加詳焉。聖人之意。亦何明哉。若夫初六出師之始。惟戒失律。六四陰柔之至。以自知其不能。而左次爲无咎。上六用師之終。而策勳行賞。戒以小人勿用。凡師之道。始末盡矣。然惟六五一爻言執言之利。而餘爻終不言亨利。其曰吉者。又必繼之以无咎。謂不如是則不免有咎也。嗚呼。兵其可以輕用哉。

比卦說

一陽得中得位。而五陰從之。有比之象焉。陰之從陽。雖不可以苟合。亦不可以後時。故原筮元永貞无咎。

謂再三卜度其長人之仁。能久而不失其正。則比之方可以无咎。明九五之剛中爲可比也。不寧方來。後夫凶。謂羣陰不能自安。方當就陽以求安。而以獨後也。烏得而不凶。明上六之乘剛爲不知所比也。是故易中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必應者也。惟比之諸爻。則不論其應之正否。而專以比於五爲吉。蓋陽剛中正。得時得位。可以爲天下之主。則天下之人。捨九五將安歸乎。今夫六二之於九五。正應也。故曰比之自內。貞吉言二自內以比於五。非五之求比於二也。六四當應於初。兩陰不相應。獨取其近而能比於五。故曰外比之貞吉。言外有可比。則爲正吉。不必應初於內而後爲正也。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非特相比之始。貴於誠信。亦言九五之中。實爲有孚而可比也。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誠信苟充。雖如缶之盈。終來相比而吉也。然而必曰有它吉者。它之爲言。在彼而非必於一者也。謂初能求有孚者而比之。固不必偏於所應。而謂它之必不可也。深言其當舍四而從五也。以二比五。則爲自內。以四比五。則爲外比。以初比五。則爲它吉。諸爻之義。斷可知矣。惟上六乘乎九五之剛。而不知比乎五。又在比之終。坎之極。所謂後夫者也。衆陰皆有所宗。而已獨無之。是无首也。其无所終而凶。宜矣。六三應乎上六者也。故亦有比之匪人之傷。則當比之時。可不惟九五之從哉。又嘗論之。九五之所謂顯比。以其陽剛中正。而顯然爲天下之所比也。然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而後邑人不誡吉。陽剛獨用。恐其或過於剛也。知三驅之禮。舍前禽而不敢盡取。則用九之道。庶乎其盡善也。大有之卦。柔居尊位而能大有者也。聖人於六五必曰威如吉。亦恐其過於柔也。于比之剛。而曰失前禽。于大有之柔。而曰威如吉。聖人之以中道詔天下後

世也如此哉。

小畜卦說

世之言易者曰。艮在上而乾在下。以艮止而畜乾也。艮、陽卦。易以陽爲大。故曰大畜。巽在上而乾在下。巽、陰卦也。易以陰爲小。故曰小畜。雖然。乾健上行。而遇艮止。謂之畜可也。今遇巽而亦謂之畜。何也。如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則兌說亦可以畜乾乎。嘗試思之。乾之一陽初交於坤而爲震。故謂之長男。坤之一陰初交於乾而爲巽。故謂之長女。巽者坤之初交。而乾之初變也。故易乾上巽下則爲姤。而聖人有女壯勿用取女之戒。巽上乾下則爲小畜。而聖人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戒。蓋六十二卦雖皆乾、坤六子交錯而成。惟乾、巽之成卦。則坤畫之初交於乾者爾。其在下也爲姤。其在上也則爲小畜。曰小畜云者。爲三陽方長而六四居上卦之下以限隔之。下之三陽不得以進於上。而上之二陽不得以接於下。六四獨以陰居陰。而在二卦之中。此其所以能善畜夫陽也。非巽之能畜乾也。坤之一陰初來變乾而居於四。其柔爲得位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然五陽而一陰。一陰豈能中間乎陽哉。第如西郊之雲陰。徒唱而不雨爾。況乎二五皆以剛得中。而乾健上行。其勢亦安得畜。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今夫乾者陽之極也。復者陽之初也。小畜之時。雖以乾之剛健。亦未可以輕進。故初九欲其復之自道。九二欲其牽以復于中。皆自反之象。陽雖盛而退託於不足者也。至九三則處乾之極。而迫近於四矣。故有輿說輻、夫妻反目之象。輿而說去其輻。言不能以有行也。夫妻反目。言陰陽之必相傷也。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言剛實在中。

與九二爲類有孚者也小畜之時雖有陰以間之而二與其鄰皆陽剛富實而同爲乾體其勢必相連以進謂小畜之不能久也上九曰既雨既處尙德載者言五以有孚下接於三陽而上九又以剛在上則是尙德而能有成者也與大有大畜之上九所謂尙賢同義向以乾陽被畜而不雨今五陽交孚則陽唱陰和而自雨矣既雨則陰陽各得其所矣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小畜之極如歸之用事雖正亦厲如月之幾望必至與陽爲敵君子亦不可有行也故詳戒之欲九五知尙德之有成而與上九下應於三陽無使陰得以先唱而不雨也若乃六四之所謂有孚非言四之有孚也謂二五皆具剛實有孚之德已雖欲間之而終不能乾陽上進徒自傷而已惟傷而知去惕而知出以避三陽之進則與上二爻合志而可以无咎正如需之六四所謂需於血出自穴亦戒其避乾陽之進也說者但見彖言柔得位遂以有孚爲六四之善而一卦之意益以不明其未之思乎大抵小畜以一陰居五陽之間又在乾陽之上聖人慮乾陽之輕於上行也故於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辭又慮九五上九之親夫四而不知接乎下也故于上二陽皆有陽剛交孚同德之意惟六四則戒其血去惕出以見小畜之必不可久也嗚呼大易之旨其深矣乎

履卦說

履之成卦本以一柔履二剛而上承三陽介乎兩卦之間其所履似危矣而其實兌說上應乎乾非如小畜一陰之在乾上也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然六三爻辭乃曰履虎尾咥人凶則與卦辭不同何也蓋卦

論乾上兌下之體。故以說應乎乾爲善而有不咥之亨。爻論陰居陽位。而又承乘皆陽。則有不能自量而躁動之象。故有咥人凶之戒。既取其說之能亨。又戒其失位之見咥。聖人作易之意深矣。何以言之。六以陰柔而居三之陽位。又上承九四。而下乘九二。皆陽也。好剛之過。則必忘其六之本柔。故不自量而妄以視履爲能。其不逼陽而取禍者幾希。故曰武人爲于大君。言如武人志存剛暴而在人上。必不可者也。六三雖履二陽之上。猶在乾陽之下也。而深戒好剛之志。惟恐其不量而妄動也。初九曰素履往。无咎。言君子之所履。貴乎有素。則當謹於其初也。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言陽剛得中。則所行坦然。而無險怪之失。上雖无應。不害其爲幽人之正也。九四居近君之位。而下有失位之陰。不可不畏也。故惟愬愬恐懼。而後可終吉。九五剛中得位。而下皆說以應之。不可以莫予違而肆志也。故雖剛可決柔。而正固不能无危厲。至上九則履道之成。可以視所履而考祥矣。然在一卦之終。處乾剛之極。苟非知所自反。則亦未能盡善。故惟其旋而後元吉。然則君子之踐履。其可須臾不謹哉。故夫履之爲卦。因柔之履剛。以爲萬世踐履之訓也。而孔子之象尤爲詳切。初九之象。言獨行願也。則雖无應而獨行其所願。九二之象。言中不自亂也。則不以无應而汩厥中。九四之象。言志行也。則不以處多懼之地而乖其素志。皆踐履之難。而反求諸已者也。由是推之。所謂履虎尾者。豈特以柔履剛爲喻哉。欲君子知踐履之難而不敢忽焉耳。非說應乎乾而樂循天理。何足以盡此。

泰卦說

以陽爲大。陰爲小。故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如小畜之六四。與乾之三陽。上應九五。故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謙之六五。與六四上六皆坤體。故曰不富以其鄰。則又以陽爲富也。如蒙之六四。獨遠於二陽。故曰獨遠實。鼎之九二。陽剛在中。故曰鼎有實。則又以陽爲實。今泰之成卦。乾在下而坤在上。有天地交之象焉。故於陰陽消長之理。言之爲最詳。曰小往大來。曰內陽外陰。言陰往於外。而陽來於內也。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又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言來者長而往者消也。六四陰也。六五上六同坤體也。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上卦俱陰而无陽。故曰皆失實也。曰小。曰大。曰君子。曰小人。曰富。曰實。皆具於此一卦之內。則所以發明陰陽之理。豈不明白詳盡哉。大抵泰之爲卦。不特取其乾下坤上爲乾坤之交。而三陰三陽。內外六爻。實交相爲應。初九上應於六四。故三陽同升。而有拔茅彙征之象。六四下應於初九。故三陰翩翩同降。而不戒以孚。此初與四之交相應也。九二上應於六五。故引其類爲有道。而得尚乎中行之君。六五下應於九二。故下下以成其政。而得帝乙歸妹之吉。此二與五之交相應也。惟九三上六各居二卦之極。故雖相應而皆有警戒之辭。九三處乾之極。天地之際也。所以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戒。上六處坤之極。泰之終也。所以有城復於隍之戒。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而无咎。勿恤其孚。而盡其在我。則可以長享其福。上六之時。不可爲也。故雖自邑告命。而其命益亂。而不免於吝。此聖人所以貴於制治於未亂。而保邦於未危者也。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先儒之說非一也。然多牴牾而不通。其實謂九二得時引類之道。如此而已。人材有不及者容之。所謂包荒也。其或勇爲之過。則亦取之。所謂用馮河也。不以其遠

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所謂不遐遺朋亡也。皆所以引類而配于中行之君也。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疏與親。皆无所偏。誠用人之要道。而極治之世。尤不可不留意也。此九二之責也。

否卦說

泰、否雖以乾、坤之交與不交爲義。然泰則三陽在內。有君子同升之象。陰雖在外。而六五下應九二。有柔得尊位而能下賢之象。故泰之六爻。專以交相應爲善。否則三陰在內。有小人方進之象。陽雖在外。而九五居中得位。有剛健中正以興衰撥亂之象。故否之六爻。惟三陽爻爲善。各因其爻而取義。固與論成體之卦不同也。在否之初。陰雖相連。有如茅茹之拔。然非如泰之可以彙征也。惟守正則吉而亨爾。象曰。志在君也。言有志於事君。非正不能也。六二以陰居陰。而又承乘皆陰。陰柔之甚者也。故以包容承順爲小人之吉。若大人則寧身否而道亨。豈以承媚爲吉乎。六三居非其位。而在順之極。其所以包容苟且益可羞矣。故曰包羞位不當也。此三爻皆以陰之方進而爲小人戒也。至於九四雖陽不當位。然出於下卦羣陰之上。與二陽同德而近九五剛中之君。苟得君而有所承命。則可以无咎。而使儔類咸附麗其福也。九五剛健中正。有能休否之理。故言大人吉。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言當時時警懼危亡。以爲安固之道也。上九處乾之極。當否之終。乾極則變。而否終則傾。故先否而後喜。此三爻皆言陽之在上。否極必泰。而爲君子勸也。泰之三陽。君子在內之象也。而九二不忘包荒朋亡之戒。否之三陰。小人在內之象也。而六二乃有大人否亨之辭。泰至於上六。極治也。而城復於隍。若不可以一朝安。否至於上九。極否也。而先否後

喜。必有可爲之理。消息盈虛之不常如此。宜乎序卦有物。不可以終通終否之說也。

同人卦說

同人卦惟一陰。衆陽之所同歸也。一陰在五。則是柔得中而居尊位。上下之所同應也。故爲大有。一陰在二。則是柔得中而有謙下以同乎人之象。故爲同人。正如一陽在上卦之中則爲比。在下卦之中則爲師也。曰同人于野。亨。言遠无不同而後爲亨也。曰應乎乾者。言合乎天理。則非私意之同也。是故一卦之爻。惟初九居六爻之下。有捨己從人之義。故如出門同人而可以无咎。六二雖以成卦言之。有中正謙下之美。然以爻言之。則正應惟五。而所同有限。故有同人于宗之吝。九三以陽居陽。又在下卦之上。而不應上九之剛。非能謙下者也。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有疑其所應而欲在人上之意。安得與人同哉。此所以三歲不興而无所往也。曰安行者。言其安所往也。自是以上。三爻皆乾體。尤非能謙下同人者也。故九四之乘剛。有乘墉之象。惟弗克攻而能自反則吉。九五亦先號咷而後笑。雖以剛中下應六二。非九三九四二陽所間。如大師可以必克而相遇。然係應惟二。所同未大。此所以不言吉也。上九以陽處陰。以能同人於郊。庶幾同人於野者矣。然陽在六爻之上。又居乾健之極。終非謙下而能與人同者。僅能无悔而已。象言志未得也。言陽剛自高。終未可以得志也。然則同人之道。其惟執謙守柔而忘己之私者乎。

大有卦說

大有不惟五陽一陰。柔得尊位。有不自滿假。可以持盈守成之義。而離明在上。亦天下之所同歸也。故六

爻雖或不應而皆有亨吉无咎之辭初九九四皆陽爻而不相應者也然當大有之時上有柔明居中不自大之君諸陽之所同歸而不在於應固非相害而爲咎也故曰无交害匪咎惟大有之初能思所以有大之艱難則无咎故又曰艱則无咎九二與六五爲正應君能體明執柔以接下而君能剛中以任重者也故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居下卦之上雖重剛不中然當大有之時羣陽並進亦能自通於柔明之君者也故曰公用亨於天子其曰小人弗克者言此時此位必惟陽剛君子而後能得乎君也九四處近君之位當大有之時而能以剛居柔則亦不敢有其大者也故曰匪其彭彭盛多貌言不自以爲盛也非明哲之君子孰能深知乎此理故曰明辨晳也六五之柔明固五陽之所交孚然柔不可過也故必有威可畏而後爲吉夫子又慮後世不知所謂德威之威而或作威以傷夫大有之盛也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言平易而无防閉擬備自然之威人自敬之非爲高亢崖岸以絕乎其下也既曰孚矣又曰威如吉既曰威矣又曰易而无備聖人之爲天下後世慮何其諄復切至哉六五以柔得位而下有九二剛實有孚之應所謂履信也以六居五得坤黃裳之元吉所謂思順也上九以剛在上而已以柔居下所謂尚賢也故於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爲大有之美也然則坤之卦辭曰元亨大有亦曰元亨坤之六五曰元吉而大有推言六五尚賢之美亦曰上吉嗚呼微哉

謙卦說

說易者曰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下謙之象也然謙五陰而一陽初在艮止之下五得柔順之中

二與四皆當位而比乎三。上六又下與九三相應。五柔皆有卑順從陽之義。故其卦爲謙。況九三一爻。雖以陽居陽。而在上卦之下。又艮陽以止爲體。亦有謙退不進之象。此謙之爻所以皆吉而无凶也。以六處初。而在艮下。謙之又謙者也。故曰謙謙君子。六二上比於九三。柔得中正。而有求陽之意。故曰鳴謙貞吉。上六與九三爲正應者也。故亦曰鳴謙。皆謂其自鳴以求陽之應也。解者不知鳴謙之義。又惑於上六所謂志未得之辭。乃以六二之鳴謙爲善。而以上六之鳴謙爲非。是隨爻辭而妄爲之別也。象之所謂志未得者。言上六謙之極。猶未以爲得志。而下求乎陽也。非以其爲未善也。至如九三以陽剛而知艮止。其勤勞而能謙者也。故曰萬民服。六四陰柔得位。而下比于三。爲撝布其謙者也。故曰不違。則六五以柔順居尊位。其鄰皆陰。而无自盈既富之意者也。故利用侵伐无不利。皆所以言謙之美也。雖然。師卦不言侵伐行師之利。而謙之六五上六乃詳言之。謙豈用師之道哉。蓋惟謙之柔順知止。而无好大喜功之心。況六五上六處謙順之極。其于用師。必有不得已之意。不然。未見其利也。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亦以其坤順之中。而後可以言利也哉。

豫卦說

隨卦說

易說卷二

上經二 蠱至離

蠱卦說

蠱自泰來。大往小來之初也。故蠱以敝壞爲義。而治蠱惟陽剛中正。乃克有濟。初、陽位也。以六居之。故雖可以幹父之蠱。而厲然後吉。二、陰位也。以九居之。故可以幹母之蠱。而不可貞。九三陽居陽位。故可以幹父之蠱而无大咎。其所以小有悔者。爲陽剛而不中也。六四陰居陰位。陰柔之至。非能有爲者也。徒增益其蠱而已。故裕父之蠱而往見吝。六五雖陰而居陽位。柔得中居尊。而下有剛中之應。亦可以有爲者也。故曰幹父之蠱用譽。上九陽居陰位。處蠱之極。有能爲之資。而不可有爲者也。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四爻皆取幹父之蠱爲義。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故曰剛上而柔下。言其自泰來也。否極則必變而之泰。故隨有隨時適變之意。泰極則有復否之理。故蠱爲治敝之卦。設卦命名之義。豈苟然哉。大抵適變不能不隨。而隨常患乎不正。當隨之時。而不知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故六爻雖專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陽居陽位。則必有戒之之辭。至陰爻則惟取其能比於陽而隨之。蓋惟恐陰柔之不能正也。初九陽居陽位。爲動之主。於隨之初而能有立者也。故曰官有渝。官言其守也。有

渝言其變也。惟其有守也。故能貞而吉。惟其有渝也。故能出而與物接。故又曰貞吉出門。交有功也。六二當隨之時。而近比於六三之陰。係于小子者也。上係陰。則下不能兼與乎初九之陽矣。故曰係小子。失丈夫。言隨乎上則失乎下也。六三當隨之時。而近比于九四之陽。係于丈夫者也。上係乎陽。則下舍六二之陰矣。故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言隨乎陽。則可以求而有得。惟在于居正也。六三陰也。而比于九四。故求于陽而有得。謂陰之得于陽也。九四陽也。而比于九五。故能隨九五之中正。而有獲於下之二陰。謂陽之能得陰也。此求有得隨有獲之義也。六二六三之二陰。上而隨乎陽。莫如九五之尊也。而九四以陽剛之才。居近君之位。二陰比之。蠱以其在內卦之中也。五爻皆取人子幹蠱爲義。而上九獨曰不事王侯。以其在外卦之極也。其在內。則所幹爲有限。其在外。則不事不失爲高尚。其實隨自否來。有變而爲泰之漸。故上六曰王用亨於西山。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也。蠱自泰來。有積而爲否之漸。故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謂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者也。先甲後甲之說。先儒謂甲者事之始也。先甲則先於此。而究其所以然。後甲則後於此。而慮其將然。又曰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其說得之。若論甲庚而及於辛丁。巫史之言也。仲尼之所不道也。

臨卦說

一陽爲復。陽始生也。二陽爲臨。陽浸長也。陽剛方長。有進而无退。故序卦曰。臨者大也。言陽之方盛也。舊

註曰。相臨之道。莫若說順。亦臨之義也。當臨之時。剛浸而長。莫能禦也。內說而外順。无所忤也。九二剛得中而應乎五。不可間也。合是三者。上下內外彼已之間。无一毫之逆境。人情之所易忽也。故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繼之以八月有凶。於其陽盛之際。而先戒之以陰之將然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八變而得遯。遯者陰之長也。陰長則陽遯矣。故曰有凶。惟能於方盛之時。而預知其將有凶之理。庶乎其盛而不驕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于姤卦一陰之生。又曰勿用取女。皆聖人先爲之戒也。臨之六爻。雖以相臨爲義。其實二陽方長。在上四爻。惟與陽爲應者。然後足以爲吉。初九九二兩爻。皆以陽在下。而與上卦六四六五爲正應。是上有以臨之。而下有以感之也。故六四居近君大臣之位。則曰至臨无咎。而初九曰咸臨。貞吉。六五柔得尊位。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而九二曰咸臨。吉无不利。以其應于四。故曰貞吉。以其應于五。故曰吉无不利。然皆感於臨而應之。故皆曰咸臨也。至于六三上六。无陽以爲應。故六三曰甘臨。无攸利。言處兌說之極。以佞說姑息臨下。不足以爲利也。上六曰敦臨。吉无咎。言處坤順之極。以敦厚接下。雖无應而无咎也。此又各以其兌、坤之體言之也。惟九二之象曰未順命也。最爲難解。說者或曰。若順于五。則剛德不長。其能无不利者。必未順命也。或曰。其順之實。已見于未命之先矣。或曰。未順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其說皆有理。而未盡其實。咸臨之吉。本於剛柔中正之相感。非上之所能命也。

觀卦說

臨以二陽方長爲義。故在上四爻。惟與二初相應爲最吉。觀以二陽在上。而取羣陰觀仰爲義。故在下四爻。以其去陽之遠近爲善否。初六以陰柔處觀之始。去陽爲最遠。所觀仰者淺。童蒙之觀。小人之道也。故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以陰柔在內卦之中。而去陽亦遠。如闚而觀之。婦人之道也。故曰闚觀。利女貞。六三去陽漸近。可以觀仰于上也。然六以陰居陽位。而在坤順之極。有欲進而不能之象。故雖能觀于陽。而未免於進退。故曰觀我生。進退。六四陰柔得位。而切近于陽。可以觀仰而親附于陽者也。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皆以去陽之遠近而爲之等差也。九五以陽剛中正。而有六二之正應。上九雖无位。而下有四陰。非如乾上九之无民也。惟觀己之剛德。允協于君子。則可以无咎。故皆有觀生之辭。既能觀我陽剛之德。則可以觀陰之必應。故九五之象。又有觀民之辭。先儒釋六三之觀我生。謂動作施爲之出于己者。釋九五之觀我生。謂時俗政化之出于己者。其說殊爲費辭。要之陽爲德而主生。羣陰之所觀仰也。故陽以生爲言。陰爲彼則陽爲我。故生以我爲言。至上九不曰我而曰觀其生。則有高亢作爲之意象所以云志未平者也。說者謂臨與所臨。觀與所觀。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或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義。蓋因兩或字而爲之說也。其義雖通。而考之卦畫。則未盡然。其實臨二陽方進而在下。專以陰陽相感應爲義。故曰與。觀二陽在上。則以陰求親于陽爲義。故曰求。舊註未爲不然也。

噬嗑卦說

否一變而爲隨者。上九之剛。下于坤柔而爲初九。初六之柔。上於乾剛而爲上六。下卦爲震。而上卦爲兌。

震動兌說。則否之象變矣。故爲隨。時當乎隨。物必說而從之。然不能皆隨也。有強梗以爲吾之間。聖人不能不去之。故隨一變而爲噬嗑。九四陽非其位。而在中虛之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之。則非正之剛。不得而間。故噬嗑必亨而利于用獄也。否之變隨。不過初上兩爻升降而已。剛柔未相間也。至噬嗑則初六之柔。上而入于二陽之中。九五之剛。下而處于二陰之下。六爻之剛柔始分矣。故曰剛柔分。又曰柔得中而上行。震得陽而動。離得陰而明。故曰動而明。又曰雷電合而章。用獄之道。莫大乎威與明也。說者皆曰。噬嗑專以除間用獄爲義。初九雖陽爻。而在六爻之下。則取下民受刑之象。上九居无位之地。亦爲受刑之人。惟二三四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且九四以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是皆隨卦爻之辭而爲之說。則不免自相矛盾。以初九上九爲受刑之人。固非易之本旨。既以九四爲間。而又曰任除間之責。尤非通論也。初九言履校滅趾者。謂懲當于其初也。上九言何校滅耳者。謂不幸有極惡之人。則亦不得已而治之也。其初第欲其警而不趨於惡。故不言噬。其終惡積罪大。則當深懲之。故噬不足言也。要之九四爲間於頤中者也。不可不噬而去之也。初九六二六三六五皆噬之者也。此四爻所以皆言噬也。其實自九四之外。初二三五與上九五爻。皆當用刑之寄者也。六二以柔處中。宜用刑者也。雖在震乘剛。而幾於躁動。其去惡如噬膚之易而沒鼻。然柔中必不過於剛。可以无咎也。六三以陰居陽。而在震之極。動不量力者也。故有噬腊肉遇毒之戒。腊謂小物之全乾者也。然亦不過小吝而已。五居中。故曰黃。五陽位。故曰金。黃言其中。而金言其剛。所謂得黃金也。然六居之。終

非其材。故有噬乾肉之戒。惟守正若厲則无咎也。獨九四爲間于一卦之內。處非其地。又剛而不中。雖欲噬而去之。而其實難噬者也。故有乾胏之象。胏、肉之有骨而最難噬者。雖噬之而得剛直之道。又必克艱守正而後吉。甚言其噬之難也。

賁卦說

隨自否變。故隨則无故。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爲噬嗑。蠱自泰變。故蠱則必飾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爲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之中而爲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爲艮。剛柔相交以爲文也。然柔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上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應而後足以爲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也麗乎中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爲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陰之相濡以爲賁者也。然處乎陰柔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貞吉。能永貞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已。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皤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爲文。雖乘剛。亦婚匹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於上九之陽。有賁於在外之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非謂幣聘當吝也。謂其獨賁於上九。則吝而未廣也。然不失爲好賢下士。

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于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

剝卦說

柔變剛則剛剝落。故曰剝。剝自下而上。至于五。則陰柔之盛也。故曰不利有攸往。惟君子觀坤順艮止之象。故當剝之時。不過順而止之而已。五陰一陽而爲剝。君子所宜忿疾也。而曰順而止之。五陽一陰而爲夬。君子所宜亟決也。而曰孚號有厲。聖人之爲君子慮。何其戒謹而不敢忽如此哉。剝之諸爻。所有剝牀以足。以辨。以膚之別者。以其自下而上也。足者牀之足也。當剝之初。陰來剝陽。大往小來。而滅沒於正道者也。故曰蔑貞凶。辨者牀之幹。以其分隔上下而謂之辨也。剝牀而以辨。則陰柔浸長矣。故亦曰蔑貞凶。六四之膚。則將滅其身也。故曰切近災也。若乃六三在六四之下。不言剝牀而曰剝之无咎者。以其上應於上九之陽。小人之知歸乎君子者也。故許之以无咎。而象亦言其失上下同類之故也。六五居剝之極。亦不言剝。而曰貫魚以宮人寵者。以剝及君位。難於有言。故但言人主所以待羣陰之道。必防微杜漸。當如貫魚使之順序。以宮人之寵寵之。而不假之以權。則終无尤也。上九以陽剛而在艮止之上。陰之所不能剝者也。故如碩果之不食。將有復生之理。艮反爲震。剝反爲復。則君子可以有行。故曰君子得輿。震陽動于復而極於夬。則小人將无所庇矣。故曰小人剝廬。所以深戒夫小人之進。而爲君子地也。

復卦說

姤者陽之始消也。消則必復。故震之一陽動于坤下而爲復。曰復亨者。下動上順。既復則必亨也。曰出入无疾者。言陽之消長皆以漸也。曰朋來无咎者。言一陽之生甚微。必得其朋類之來。然後爲臨爲泰而无咎也。曰反復其道者。言消而復長也。曰七日來復者。乾一變爲姤。二變爲遯。三變爲否。四變爲觀。五變爲剝。六變爲坤。七變而陽始復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坤靜而震動。一陽動于下而爲生物之始也。先儒或謂動靜見天地之心。或謂生物爲天地之心。要之非靜則何以能動。非動則何以生物。其實一理也。雖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陰陽消長若循環。而一陰之生止曰姤。一陽之生乃曰復。何也。復以來復爲義。謂其本有也。所以幸夫陽之生也。姤若始相遇然。所以惡其陰之逢也。此聖人任德不任刑。進君子而退小人之意。初九以陽剛爲震之主。在復之初。其失不遠而能復者也。故爻辭言无祇悔元吉。而象曰以修身也。六二柔順中正。而下比于初。其復美矣。故爻辭言休復吉。而象曰以下仁也。六三上无其應。而以陰居陽位。有欲善而資不能之象。故頻失頻復。厲而後无咎。六四柔得位而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居四陰之中而能獨復。象亦言以從道也。六五柔得尊位。而下无其應。然居坤體之中。其敦厚足以自成而已。故曰中以自考也。上六以陰居陰。而在坤之上。復之極。下无陽以應之。陰柔之至。不能自強者也。故迷而不能復。則行師取敗。以其君凶。久而至于十年。猶不可以有所往也。然則陽剛之德。君子其可一日无哉。此卦五陰在上。而下惟一陽。初九之復。既可以修身矣。六二比之。則有下仁之美。六四應之。又有從道之善。曰修身。曰仁。曰道。皆謂在下之一陽。噫。此其殆庶幾夫子所以獨歸顏子歟。

无妄卦說

大畜卦說

艮在上而乾在下。乾健上進而爲艮所止也。故有畜之義。艮陽卦也。易以陽爲大。故曰大畜。以別於小畜。然初九九二。乾體之陽也。六四六五。艮體之陰也。他卦雖以陰陽之應爲正。此則專取艮止畜陽爲義。六四六五畜乾者也。初九九二。受畜者也。惟九三與上九合志。然後利有攸往。考之六爻之辭。斷可識矣。初九曰有厲利已。言健而上進。則有危厲。惟利於已而不進也。需以乾遇坎。故初九之象曰不犯難。大畜以乾遇艮。故初九之象曰不犯災。皆所以爲乾陽之戒也。至六四則畜初九者也。故曰童牛之牿。元吉。言畜初九之剛。如童牛未有角而先牿之。則易制也。九二曰輿說輹。言艮止在上。乾健不可以上進。如輿之說去其輹可也。小畜之九三。逼近于陰。故先言輿說輻而又戒以夫妻反目之相傷。大畜之九二。則在下卦之中。故止言說輹則可以无尤。其言如輿之不可以進則一也。至六五則畜九二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言畜九二之剛。如豶其豕。則牙雖存而无害也。九三以陽居陽。而與上爲類。故爻辭曰良馬逐。又曰利有攸往。而象又有上合志之辭。言三陽之進。如良馬之相逐。利有所往。而與上九陽剛之志合也。上九處畜之極。而下引三陽畜極則通者也。故曰何天之衢亨。而象又曰道大行也。言道之大亨。无往而不行。何時衢路而後亨也。然而九三之辭。必言利艱貞。曰閑輿衛者。以其居健之極。雖有艮陽在上。而不可不戒也。輿所以行也。衛所以自防也。既利艱貞矣。又必自警曰。閑習於輿衛。而後有攸往。則无輕進犯災之失矣。

此亦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之意也。

頤卦說

先儒言六二之顚頤。曰下求於初。則爲顚倒。至六四之顚頤。則曰以上養下。其施光矣。言六二之拂經。則以違經爲非。至六五之拂經。則以違經爲吉。歷考六爻之義。諸家之說。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或牽合其一二而牴牾諸爻。恐非通論也。要之頤以養正爲吉。正以不妄動爲善。下卦震體。有動而求養之象。故三爻皆凶。上卦艮體。有靜而知止之象。故三爻皆吉。雖其爻之剛柔位之當否。爲義不同。然吉凶之大概可決也。初九居震之下。動之主也。故有舍爾靈龜。觀我朶頤之戒。六二陰居陰位。又在震體之中。其動而求養于陽必矣。故反而從初九。則爲顚頤而拂經。上而從其應。則六五亦陰也。故曰于丘頤。征凶。丘在上之象。謂六五也。六三以陰處陽。在震動之極。非頤之正也。故不特凶而已。且有十年勿用无攸利之戒焉。凡此皆爲震而言也。六四當艮止之初。陰得位而正應于初九。是能止震動而養正者也。故顚頤吉。虎視眈眈而不用其威。其欲逐逐而私欲不留。養正之始也。六五以柔居尊位。下无其應。而比於上九。亦拂經也。然居艮體之中。居正而吉也。雖止而不能涉大川。不害其爲柔順而能尚賢。故曰順以從上也。上九以艮陽居一卦之上。羣陰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然不可以亢也。故厲而後吉。至於利涉大川而象以爲大有慶。則以其艮止之陽。凡此皆爲艮而言也。由是觀之。頤之貴于止而不貴于動明矣。君子所以謹言語節飲食而不敢妄動者。其養正之要歟。

大過卦說

卦惟六畫而四陽在中。大者過也。陰爻惟二而分于初上。本末弱也。本末皆弱。故有棟橈之象。剛雖過而二五皆剛中。又內巽而外說。故利有攸往而亨。要之大過之時。不患其不能有爲。而患陽剛之太過。初六以柔居下。故如藉之用茅而无咎。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剛柔之相濟者也。故二則无不利。四則棟隆吉。九三九五。皆以陽居陽位。剛之過者也。故三則棟橈凶。五雖无咎无譽。而象有何可久亦可醜之辭。惟上六雖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无非以太過爲戒也。九二之陽。下比於初六之陰。故言老夫得其女妻。九五之陽。上比于上六之陰。故言老婦得其士夫。初六柔下而吉也。故九二下比。如枯楊之生稊。稊、根也。上六過而必凶也。故九五上比。如枯楊之生華。言其必不久也。九三重剛不中。而所應上六。亦失于太過。故直言棟橈之凶。九四剛而能柔。又有初六之正應。故直言棟隆之吉。說者謂九四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之陰。是有它也。有它則累于剛矣。故曰有它吝。殊不知大過之剛、惟恐其不能柔也。九四與初六爲正應。以六居初。亦剛柔得宜也。安得有吝。況易中所謂有它者。未有以正應爲它者也。比之初六。專比於五而不應四。故曰有他吉。今九四既取其剛柔得宜以爲吉矣。而又曰有它吝者。以其下近于九三。恐其同類相比。而舍正應。則至于棟橈之凶。故復戒之以此也。不然。九三之象。何以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九四之象。何以亦曰不橈乎下哉。

坎卦說

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然剛實在中。有孚者也。外雖爲陰所揜。而心實亨。況重坎之卦。二五爻皆剛中而合德。則陽動而比。必得其類。而可以出險矣。此卦之所以獨曰習坎。而謂之行有尚者也。先儒多疑八純卦无增字。往往以習字爲衍。蓋坎之爲險。非重之則剛中不能有尚。而无以見出險之理。此所以加習字而別乎不重之坎也。初六以陰柔在下。則爲坎之深。上六以陰柔終不足以出險。則爲坎之極。故初有入于坎窞之凶。而上有三歲不得之凶。六三柔不當位。未能出乎下坎。而又在上坎之下。故來往皆不免于坎。而有勿用之戒。九二在下坎之中。有得亨之理。然以九之陽。而居二之陰位。則未能獨亨也。故不過求小得而已。惟九五陽居陽位。又在上坎之中。剛實而中正者也。故雖如坎之不盈。未能出險。然陽剛得位。終祇于平而无咎也。若夫六四柔得其位。已出于下坎之上。而上比乎九五之陽。當險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也。故雖酒簋之微。瓦缶之器。自牖納此至約。不必階序行禮之地。而其誠意已接矣。深言濟險之功。必在乎君臣之交孚也。大抵天一生水而爲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爲義。而乾陽在坤險之中。實萬物胚胎之始。故易始于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爲卦。故震下坎上爲屯。坎下艮上爲蒙。皆以陽卦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遇坎而爲需、訟。以坤遇坎而爲師、比。莫不有自然之序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西北。而坎居正北者歟。

離卦說

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而爲坎。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而爲離。坎雖陷於險。然剛實在中。故有孚維

心亨而行有尙。離雖麗而明。然柔在中。故必利貞而後亨。能如畜牝牛則吉。此坤之所以利牝馬之貞。而用六坤之道。必在于利永貞者也。是故以六居五。柔之麗乎中者也。五陽位而陰居之。非正也。況承乘皆剛。不可以不懼。故必出涕戚嗟而後吉。言出者不特其文明。而求公輔以爲己助也。故象曰離王公也。言六五有此而後王公相附也。以六居二。亦柔之麗乎中也。二陰位也。而陰居之。正也。既中且正。故黃離元吉。而孔子以爲得中道也。言柔惟處正。而後可以盡中道也。履卦以陰履陽爲義。今初九在下。而六二麗于上。所謂履也。附麗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分錯而未知適從之時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辟咎。上九明之極而陽之亢也。附麗之極。不能无未服者。而以太察之明。過亢之陽臨之。其不用兵者幾希。故聖人以王者之師而戒之。言王者之出征。非樂于毒天下也。所嘉者在於折取其渠魁。而非必盡獲其醜類。故无咎。蓋不如是則未免于咎也。孔子從而釋之曰。以正邦也。知所正邦。則豈察察而剛暴者哉。若夫九三陽剛不中。居下離之上。又在六二中正之上。過乎中而不常其德者也。故不鼓缶而歌。則有大耋之嗟。言其哀樂之不常也。九四陽非其位。而居下離之上。又在近君多懼之地。不量力而忘進者也。故雖如離火之炎。突然其來。而適足自焚。不免於危亡棄絕之禍也。然則先儒謂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麗也。可不謹哉。

易說卷三

下經一　咸至革

咸卦說

咸、說者皆曰感也。六爻雖有不當其位。而陰陽皆相應。所以爲咸。殊不知艮下兌上。內止而外說也。內止則其感爲无心。外說則无感而不通。以其本於无心。故爲感之至也。是以艮之三爻。皆以有應而不能止爲戒。九四上六。皆以不中而有應爲戒。惟九五剛健中正。在兌之中。而與艮之六二爲正應。然後有咸其脢无悔之辭。則以其應之本于中正。而无心于咸也。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艮。與此下艮上兌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爲況。艮自趾、腓、限、夤、身以至于輔咸自拇、腓、股、心、脢以至輔頰舌。其爻皆有自然之序。而皆以艮止爲主。則聖人所以曉天下後世者亦切矣。何謂拇。足之大指也。何謂腓。足肚是也。股在腓上。故先言腓而後言股。皆行而動者也。心則思而動者也。輔與頰舌。則言而動者也。咸雖以相應爲感。要不可以動而有心也。惟脢之在背。非有欲者也。非動而求感者。所謂艮其背之意也。九五剛中得位。而下與艮體之中爲正應。非如九四初六之皆不當位。又非如上六陰柔之至而下應。九三不中之剛。其所感中正。必无私與。故曰咸其脢。言在背而非所見者亦感之。則可見其无心之

感爲至也。象所以言志未也者。謂有志于感則未也。初六之象曰志在外。九三之象曰志在隨人。皆惡夫志之動也。初六以陰柔居艮止之始。而上應九四。則是不能止而欲動者也。故曰咸其拇。言其有動足之漸。而所感者淺也。六二以陰柔居艮之中。而上應九五。亦非能止者也。故其動而求感。如腓之行。則先動安得不凶。故曰咸其腓。凶居吉。言求感則凶。惟靜而不動則吉也。九三居艮之極。而上應上六。有止極而妄動之象。故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言不能止而如股之隨足。則往必吝也。此皆因艮體之有應而爲之戒也。九四以陽處陰。既非其位。而在兌之初。下應初六。未能至於无思之域者也。故惟貞吉而後悔亡。不然。則凡隨其所感。憧憧往來。而未嘗暫已者。物各以其朋類而從爾之思矣。知物之來各因其思。則一心之間非正。安能吉而无悔哉。孔子從而釋之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當正心於未感利害之先。則湛然不爲物役也。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而下應不中之九三。誠之不足。而欲以言語說人者也。故如咸其輔頰舌。徒滕揚其口舌而已。此又以其兌體所應不中而爲之戒也。聖人於九四先言貞吉而後悔亡。至九五則直言其无悔。既於九四戒其有思之失。又于九五明其无心之理。則咸其可以有心爲哉。

恒卦說

說卦曰。震、動也。巽、入也。巽入而靜。未足以盡常久之理。惟動而不失其常。斯能久於其道。故曰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皆因動而見其常也。象亦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雷風所以鼓舞萬物也。雷厲風飛。可謂動矣。而其所謂恒者。未嘗變也。故君子體震之動而出與

物接。體巽之靜而入與道俱。動靜出入。未嘗不易。而所立之方則不易也。方猶所也。不易其所。則于易之中而有不易者存也。此所以爲恒也。艮、止也。若无與于感也。然惟艮在內而說于外。斯足以爲咸。以是知相感之至。不必動而求感也。巽、入也。若可見其恒也。然惟巽在內而動于外。斯足以爲恒。以是知有恒之至。必於動而後見也。此皆以成卦言也。非必專取男女長少之上下以別咸、恒之義也。若夫以六爻言之。則內外之卦。有宜言應者。有不宜言應者。有爻雖應而位不應者。此咸之六爻所以有凶吝而恒之六爻亦多凶也。初六九二九三。皆巽體也。初六在巽入之下。求恒而過深者也。雖有九四之應。而以陰居陽位。銳於初而不能恒也。故正固則凶而无攸利。九二在巽之中。雖不當位。而上有六五之應。能合乎中者也。故悔亡。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中。居巽之極。重剛則不能退。巽柔則不能進。或進或退。不恒其德者也。故或承之羞。而貞固亦吝。九四六五上六。皆震體也。九四在震之下。動之主也。然以九居四。又與初六爲應。非可恒者也。故如田而无禽。雖動而无益也。六五在震之中。動而不違乎中者也。故曰恒其德貞。然以陰柔而下應九二。則是尊從卑。陽從陰也。故又曰婦人吉。夫子凶。上六在恒之終。而居動之極。又下應九三。不中之剛。是以妄動爲恒者。振奮不已。將失其恒。凶之道也。嗚呼。知震、巽之義。然後可與論恒矣。

遯卦說

先儒曰。他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反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在後而不及。是以危也。諸家之說。往往如此。然易于初爻。或曰咸其拇。或曰壯于趾。或曰艮其趾。皆以初爲義。未有以爲在後者

也。惟既濟之初九。曰濡其尾。未濟之初六。亦曰濡其尾。則以初濟與不能濟爲喻。亦未嘗以初爲在後之象也。況遯之爲卦。以二陰浸長而陽當遯爲義。初六陰之方長也。何預于陽而以爲遯之在後者哉。其實遯之六爻。于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皆以遯爲善。所以爲君子慮也。于初六六二陰之浸長。則皆有戒之之辭。所以爲小人戒也。泥夫一卦之名。而不察其六爻剛柔之異。此學易者之通患也。何以言之。首者初也。尾者終也。初六當遯之時。而一陰方長。其勢甚壯也。聖人慮其乘時而不已。于是爲之戒曰遯尾厲。言當遯之初。陰柔雖可進。而終則危厲。如于二陽之長而先戒之以八月有凶之意。故曰勿用有攸往。而象亦曰不往何災也。黃、中色也。牛、順物也。革則固也。六以柔順居二。又在下卦之中。所謂黃牛也。執之用黃牛之革者。謂有此中順之德。執之當固也。六二陰既浸長。而逼近九三。所以戒其中順而固守也。勝、升證切。說、吐活切。曰莫之勝說。言惟執中順如革之固。則莫能勝莫能說也。象亦曰固志也。甚言陰柔之不事妄進也。自是以上。則皆言陽之當遯。宜知幾而遠避。故九三近乎二陰。則係之而有疾厲。九四遠於二陰矣。則君子有好遯之吉。九五以剛中正去二陰爲益遠。故曰嘉遯貞吉。上九以陽剛超乎六爻之上。去二陰爲絕遠。故曰肥遯无不利。六爻之義。豈不甚明哉。初六九四。剛柔之應也。六二九五。剛柔之應且正也。他卦多以有應爲善。而遯之九四。乃以好遯爲君子之吉。則是不必應于初也。九五又直以遯爲嘉且吉。則是不必應于二也。聖人于遯。皆不欲陽之應于陰如此。而彖辭又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亦謂五之當位。雖與二應。而與時偕行。當遯則遯。不必專于應也。亦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嗚呼。何其戒謹于君子

小人之際哉。

大壯卦說

晉卦說

明夷卦說

先儒言。凡卦皆以五爲君位。惟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故以上六當之。而五爲切近至暗之人。因以六五當父師之任。以明處之之道。是未免以六五之言箕子。而併以上六爲君位也。且其說既以六四爲近君之大臣矣。而又增父師一爻于大臣之上。其可哉。上六之所謂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者。以其處明夷之極。故原其初之能照四國。而深惜其後之失則。蓋取日爲喻。以見明夷之極雖如此。然非其本不明也。六五之言箕子者。不欲於君位而言明夷。故言君子所以處明夷之時者。當如箕子之正其志也。大抵明夷之卦。最爲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理處。如九三一爻。自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漢上朱氏諸家。皆以爲去闇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爲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爲獲其昏闇之魁首。嗚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爲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在于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于明方。則將得其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爲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要之所謂明夷者。不特遭時之昏闇。

人有蔽於物汨于情者。皆足以傷吾之明也。初九明夷之初也。故君子見幾而避之。六二離明之中正也。故傷不至于甚。而用拯馬壯吉。馬者健順之物。健則能正其志。順則能晦其明。其爲吉也何有。初九六二九三同離體也。故皆言明夷之可以復。自六四以上。則坤體所以傷此明者也。故于六五言利貞。于上六言失則。唯六四在坤之初。近明夷之君。故言能獲其心意。則當出門庭以避之。聖人惓惓爲明哲之慮也如此。學者其无惑于傳註之說哉。

家人卦說

家人之卦。不惟九五六二兩爻各得其內外之正位。而六四一爻亦當其位焉。同人之言柔得位得中。謂六居二也。小畜之言柔得位。謂六居四也。今卦惟二陰爻。而一居二。一居四。可謂陰柔各得其位矣。此彖辭所以言男女正。而卦辭獨曰利女貞者也。豈惟卦辭然哉。六二以柔明居中。故遂无所事。而在中饋貞吉。可謂惟酒食是議也。六四以柔居巽下。故能富家大吉。所謂家之肥也。夫子釋六二之吉。既曰順以巽。而釋六四之吉。又曰順在位。豈非女子之正莫大乎順哉。嘗試論之。正家之道。莫若以嚴。豕于父母皆謂之嚴君。而王假有家。必歸于剛健中正之九五。欲其嚴也。家人過嚴嗃嗃。則雖悔厲而獲吉。婦子嘻嘻而失節。則必至于終吝。欲其嚴也。初九正家之始。必防閑而後悔亡。上九家道之成。威如終吉。亦欲其嚴也。嗚呼。嚴則是矣。其所以嚴者。不可不知也。風自火出。風化自內及外之象也。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風化之實。係乎己之言行也。上九先言有孚。而後言威如。誠信足以感之。而後足以服人也。夫子從而釋之曰。威

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威豈剛嚴以求人之畏哉。則亦在於反身之誠而已。然則言行之不謹而自反之未至。聖人固无取夫嚴也。世固有嚴于處家而未知所以反身者。或至于上下胥怨。而父子亦不用其情。豈易之所謂嚴哉。

睽卦說

蹇卦說

解卦說

解。震在上而坎在下。動而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義。言利西南坤方之得衆。而不言不利東北者。解則无所不利也。先儒曰。无所往。其來復吉。謂難已解。无所爲則當修復治道也。有攸往夙吉。謂尙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其言大略與舊註同。然求之彖所謂得中之辭。則似有未盡其實。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爲下卦之坎言之也。有攸往夙吉。爲上卦之震言之也。方其在險而无所往。故來復于中而吉。以其陽剛之在中也。及其出險而之震。則有攸往矣。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其未解則來復。蹇之所謂來反也。其既解則有功。蹇之所謂利見大人也。蹇發其端。而解言其詳。不可不詳玩而深思也。夫當既解之時。已出乎險而動乎上。故坎之三爻。必有應于上爲吉。而以无應于上而有咎。蓋无應則不能出乎險也。震之三爻。則以動之初終爲等差。雖動至于極而无不利。蓋已出乎險。非動則不足爲解也。易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以其自坎而進于震。經歷險阻而後動。則其動必不妄也。初六當解之

時。以柔而上應九四之剛。剛柔之相際也。故无咎。九二當解之時。以剛中而上應六五之君。羣陰之所歸附也。故如田之獲三狐焉。狐、陰類。謂初六六三上六三陰爻也。得黃矢貞吉。則以其得中直之道也。六三當解之時。而上无應。又以六居三。陰柔不能解難。而僭居陽位者也。故如小人乘君子之器。適足致寇而已。此下坎三爻之別也。九四當解之時。而在震之初。宜其足以解難也。然以陽處陰。其位未當。僅能出乎坎。而又下應初六。但能解而拇。言所解者在下而微也。陽剛而動。故進而不已。則朋類自孚。故又曰朋至斯孚。六五去坎既遠。又以柔在震之中。下與九二之剛中爲應。則動協于中而能有解者也。雖小人亦交孚而退聽。故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上六以陰柔之至。而在震之極。當解之時。動而不過者也。隼高飛之禽。又在高墉之上。似未易獲也。而君子待時而動。雖射隼高墉而獲之。則其能動而有成可知矣。此上震三爻之別也。夫子于此。所以詳言君子待時而動者。正所以發明震動之爻。爲天下萬世訓耳。

損卦說

陽實有餘而陰虛不足。故損、益之卦。皆以損陽益陰爲義。損自泰來者也。損三之陽以益于上。故下乾變而成兌。上坤變而成艮。所以謂之損。以其損下而益上也。益自否來者也。損四之陽以益于初。故上乾變而成巽。下坤變而成震。所以謂之益。以其損上而益下也。莫吉于泰。而益上則損。莫凶于否。而損上則益。則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明矣。損下益上。固非聖人之所欲也。然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此損之名所以不廢於易也。許行謂滕有倉廩府庫。以爲厲民而自

養者。知損下之不可。而不知易之所謂損也。損之一卦。雖以下卦之陽益于上卦爲名。然艮體在上。有知止之義。兌體在下。有說順之義。上知止則无過取。下說順則非強從。上止而下說。然後可以爲損。則夫非止而說者。烏可以損下哉。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今損下而下亦說。則損之道。豈剝下奉上之謂哉。故損之所謂有孚。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也。上下交孚。則元吉而无咎矣。所謂可貞。以二五之正應也。九二剛中。則能應乎上。六五柔中。无求於下。斯可以有攸往矣。是亦以其上知止而下說順爾。曰曷之用。謂在上而知止。无所用于益也。曰二簋可用享。謂在下而說順。雖二簋之微。亦以享于上也。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言陽在上。有以先之也。曰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言說應于下。其損有時。而非過于損也。此卦彖之大意。若夫六爻雖以損剛益柔爲義。亦各因兌、艮二體而爲之辭。初九陽居陽位。在兌之始。而應于六四。其損下以益上必矣。損不可過。故戒之以已事則當遄往。酌而損之可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于六五。亦損下以益上者也。說而應乎正則利。過此則凶。故不損而益之。則爲不失其中矣。六三在兌說之極。居損剛之位。故曰三人行損一人。言下爻三陽而損此一爻也。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九居上而六居三。則一陽上行。六三有應。爲得其友也。象曰三則疑者。言三陽之盛極必損。故疑之也。此皆以兌體言之也。六四以陰居陰。在艮之始。而下應於初。知止而不妄求者也。故初之益上。其損雖疾。而此无過求焉。則彼已事而遄往。此亦无咎而遄有喜矣。舊註。古者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故曰十朋之龜。六五在艮之中。柔得尊位。下應九二。又剛上而尙賢。故或益之多。雖十朋之龜。弗能違也。象曰。自上祐也。而不

言九二之應者。益上之爻。止以上九爲主也。上九雖在六爻之極。而實艮止之陽。非過亢者也。損終必益。而又爲益上之爻。故不損而益之。非特无咎貞吉而已。且利有攸往。而无有內外。无不臣服。宜矣。此皆以艮體言之也。

益卦說

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又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諄諄於訓戒之際。蓋如此。至益之卦辭。乃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已。是知當益之時。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无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損以下卦之陽。而爲上卦之上九。則上九者損之所由以成也。故上九弗損益之。利有攸往。而六五比於上九。乃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上祐者。言自上九以益于六五也。益以上卦之陽。而爲下卦之初九。則初九者益之所由以成也。故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而六二比于初九。亦有十朋之龜。弗克違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言初九之陽本自外卦來而爲益也。或曰自上祐。或曰自外來。其言損陽以益陰則一也。然損之六五。謂之元吉。而益之六二。謂之永貞吉者。益以六居二。陰柔之至。故戒之以永貞也。易中諸卦。或言利有攸往。或言利涉大川。未嘗併是二者而言也。卦辭雖言利矣。而爻辭或未必曰利。則利固未嘗輕言也。惟此卦辭既併言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初九又曰利用爲大作元吉。六四又曰利用爲依遷國。至於六二曰王用享於帝。六三曰用凶事无咎。豈非益下則利乎。九五剛健中正。位乎天位。又以巽體而得六二之正應。損上益下之主也。故剛實有孚而惠發于

誠心。勿問而自然元吉。下亦懷我之德。而大得其志。此蓋益道之大也。上九以陽剛而處益之極。有求益无已之意。外卦之陽。既以下益而爲初九。則上固不可復求益也。故莫之與而傷之者至。而象亦推言益之來本自于外也。是以初九六二六三皆震體而在下卦。蒙益者也。故三爻皆吉而无咎。震之成卦。由于初九。則初九震之主可以有爲者也。故在益之時。則利用大作。六二居震體之中。而近初九之陽。得十朋之益者也。而又上應九五。故有享帝之象。六三居震體之極。幾於躁動而凶。然有上九之正應。則是有孚也。六雖居三。而應於巽。動必以順。是中行也。是以告于公上而達其誠。上下之所固有也。雖用之凶事。以濟大哉。亦无咎也。四本陽爻也。損其陽而下益于初。故爲益。則四者損剛之位也。又下有初九之正應。故六四雖柔而不失于中行。是以告公上則九五之所樂從也。四本陽而移于初。有遷徙之象焉。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亦以其志之在于益下也。然則損上益下之位。其本發于九五有孚之心。而其效見于大作享帝救哉遷國之際。有天下國家者。其可一日不知此理哉。

夬卦說

舊注曰。揚於王庭。其道公也。故先儒因之曰。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則當顯行于公朝。然彖釋揚于王庭。乃曰柔乘五剛。何也。蓋大壯四陽也。君子雖道盛。而九五之德猶未同也。故戒其利貞。而未足以決去小人。夬則五陽也。四爻以陽剛之德進于下。而九五以陽剛之德應于上。有剛中之君以爲之主。然後可以出命而決去小人也。曰揚于王庭。謂必有君命而後可也。曰柔乘五剛。謂必有五剛而後可以決柔也。自昔

君子恃其公論之勝。銳於誅斥小人。而不量其君之不足以有爲。未有不召禍者。不知易之過也。曰孚號有厲。言雖君命。又當至誠誠號于衆。俾知決去小人之難。而或有危厲也。曰告自邑。言當自治以盡其在我者也。曰不利卽戎。言不勝其忿而以兵戎。則適以趣亂也。唯知其難如此。然後可以決去小人。故曰利有攸往。此乾下兌上。聖人所以默寓健而說。決而和之意也。使徒健而不說。決而不和。何足以成事哉。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戒乾陽之輕進也。今夫之初九曰。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當夫決之時。戒之尤切也。大壯之九二曰。貞吉。陽居陰位。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言其正。則吉也。今夫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當夫決之時。尤戒於陽剛之過。故必惕懼誠號。而後可以无憂也。大壯之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以其處健之極。重剛不中。故詳言用壯不用壯之得失。以戒其剛之過也。今夫之九三曰。壯於頄。有凶。頄、顴也。壯於頄。則怒之見於面者也。欲決小人而輕發易怒。取凶之道也。是小人用壯也。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言君子當其可決而決之。其處己雖已特立獨行。而其待小人未嘗不和。雖若爲小人所濡而可以有慍。然決之而和。何咎之有。亦所以明用壯之得失。爲君子訓也。大壯與夬。皆陽盛之卦。而下卦皆乾。故其爻辭略同。而于夬戒之尤至。可見聖人之心。惓惓于君子小人之際也。九四陽居陰位。又以兌體而乘乾陽之剛。乘剛則不能安。故有臀无膚之象。陰柔則不能進。故有行次且之象。宜其有悔也。然能牽引下卦之三陽。以助九五之決。則可以无悔。故曰牽羊悔亡。亦大壯以羊喻剛之義也。聞言不信。則以其兌陰之體也。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有諸陽之助。故其于柔也。當

決而決。如莧陸之易去。要必中行而後无咎也。象所謂中未光者。亦恐其決之過也。上六處決之極。小人必去。不必譁號。而小人之凶可必也。故曰。无號。終有凶。又所以深爲小人戒也。

姤卦說

臣嘗于復卦論立卦之名。以爲聖人于一陽之生曰復。謂本有而復來。有幸之之辭。于一陰之生曰姤。則若始相遇然。有惡之之辭。蓋聖人進君子退小人之意也。今觀姤之卦辭。則此意益可知。何則。陽至于四畫而後謂之大壯。陰始一畫爾。而卦辭已曰女壯。又戒之以勿用取女。象又曉然釋之曰。不可與長也。則聖人防微杜漸之意。爲何如哉。姤之初六。卽坤之初六也。坤一交于乾而爲巽。故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理。然方來之陰。漸長則爲遯。又長則爲否。極而至於六五。則爲剝矣。剝則其凶有不可言者。故聖人于其微而戒之。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而姤之卦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其意一也。柅、止車之物也。以金爲之。固之至也。豕。陰躁之物也。當羸弱而猶躅躅。則其性然也。初六之辭曰。繫于金柅。貞吉。言一陰之長。當固止于初則吉也。有攸往見凶。言浸長不已。則爲凶也。羸豕孚躅躅。言雖應于九四。有剛柔相孚之意。然其中實躁動。不可謂陰之微而忽之也。既言固止之爲貞吉。又言其不止而往則凶。其爲小人之戒明矣。猶恐常情忽于其微而不戒也。復言羸豕之躅躅。以當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爲君子之計。亦不可无以畜小人也。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而又於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魚、陰類也。九二比于初六。故言包有魚則无咎。九四遠于初六。故言包无魚則起凶。杞、高木而大葉。瓜則生于地者

也。九五剛中在上。而初六在一卦之下。故有以杞包瓜之辭。九三重剛而不中。在下卦之極。近於驅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居不獲安。而進亦不果。惟自知危厲。則可无大咎。上九以陽剛而居一卦之終。尤高亢而不能畜下者也。故如角之窮而不免于吝。幸其去陰之遠。可以无咎而已。皆所以爲君子待小人之訓也。雖然。九二之言不利賓。何也。賓者主之配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姤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故義在包制柔而預防之。不可與之爲配以引其進也。與卦辭所謂勿用取女之意同。獨此時爲然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也。九四之言遠民。何也。文言論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謂下无陰也。繫辭論謂陽卦之奇。陽一君而二民。謂二陰畫爲民也。今五陽而一陰在下。固非无民。九四當與之爲應。而近已爲九二所包。故曰遠民也。九五之言含章有隕自天。何也。含章者。坤順之道也。九五之制一陰。能如以杞包瓜。則陰必不至于剝陽。而有坤順之美。不然。陰長而無以包制之。則剝道將成。而九五非所利矣。故曰有隕自天。所以豫爲戒也。象曰志不舍命者。雖當五陽之盛。可以包制一陰。而必立制自我。恐懼修省。而不敢忘難諰之命也。說者或謂有隕自天爲天之生賢。或謂天降之祥。或謂有隕越者自天隕之。豈未思之乎。

萃卦說

陽居五而五陰從之。故爲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故爲萃。二卦若相似也。然聖人于比之彖。止言下順從。以明下卦坤順之美。又言剛中。以明一陽之在五。而殊不及坎險之義。至萃之彖。乃曰順以說。剛中而應。則併兌說坤順二體言之。何哉。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以一陽之在尊位而

上下應之故專以剛中下順爲言而不及于坎險非无取于坎也方其剛中未出于險則可以見天下之始附雖不言險而坎險之實寓焉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又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皆始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聚而歸之君臣同德而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而上說則不足以爲萃豈止二五相應而已哉此所以必兼言二體也所謂利見大人亨利貞言君臣陽剛同德之利見也所謂王假有廟用大牲吉萬物盛多而後能備禮也所謂利有攸往順天命者上說下順則動无迷於天理也是故六爻之義皆以陰陽相應相比爲吉蓋當說順萃聚之時說極則易變順極則易乖聚極則易散君子所當警戒不虞而有惡於不相親也當萃之初陰必聚而歸于陽今初以六居之則是陽位而陰爻也故有孚而不終陽實不足也志亂而若號陰柔而不能无疑也然而上有九四之應進而相遇則握手一笑可矣无憂而往則无咎此言初六雖不當位以有應而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位而應于初六故亦曰大吉无咎象又曰位不當也六二陰柔得中得位而應于九五者也故能引初六之陰以享于上故曰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祭之簡薄者言誠意足以享上也升之九二亦應於六五則亦有孚乃利用禴之辭其義一也九五陽剛得中得位而應於六二者也故其萃者正應之位不待相孚而无咎惟元永貞則悔亡也比以九五一陽爲主故卦辭有元永貞之言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爻彖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六三陰不當位處順之極而上无應其乖易致故萃而嗟无有所利然當萃之時而上比于二陽爲可親也故又言往則无咎小吝而象亦曰上巽也上六陰柔之至處

說之極而下无應。其憂易生。故至于齎咨而涕洟。然當萃之時。而下比于二陽。終得其親也。故卦辭曰无咎。而象亦曰未安上也。雖然。九五之萃有位。而象以爲志未光。何也。九五萃之主也。九四之所比。而衆陰之所由以萃也。而其應獨專於六二之一爻。則是有位也。所應爲有限。其志爲未光。豈易所以爲萃乎。聖人慮後世泥于剛中而應之辭。而不深察夫順以說之理。故于九五之象發之。

升卦說

艮、止也。坤、順也。艮有不自滿之意。故內艮外順而爲謙。巽、入也。坤、順也。巽有不自高之意。故內巽外順而爲升。以其謙也。故曰地中有山。以其升也。故曰地中生木。其爲自卑自下則一也。謙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三。而无凶悔吝之辭。升之六爻。言吉者三。言利者二。九三雖不言利與吉。而亦无凶悔吝之辭。雖以上六之冥升。亦利于不息之貞。則內巽外順之效。雖然。巽在坤下。不言地中有木。而曰地中生木者。巽有漸進之義。木之生于地。則亦以漸而已。故又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然則非巽而順。安得謂之升哉。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故曰允升大吉。言其必可升也。九二在巽之中。而以剛中應于六五。故曰孚乃利用禴。言其誠之足以享上也。與萃之二五相應而曰孚乃利用禴同義。九三以陽剛居巽體之上。而正應于上。六往无所疑也。故曰升虛邑。言其莫之違也。六四與初六雖非其應。而以巽柔上合于同類之坤。非无民也。故如太王之享于岐山。六五雖柔居尊位。而下有九二之正應。故貞而獲吉。如升階之易。夫子于諸爻之象。曰上合志。曰有喜。曰无所疑。曰順事。曰大得志。无非以

其上下巽順之相應也。上六以坤順之終。而在升之極。專于進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冥升。然進德則不厭于升也。故又曰利于不息之貞。坤柔惟患不能永貞。今貞而不息。則何不利之有。象所謂消不富者。如不富以其鄰之類。言坤之陰虛也。冥升而不知止。則消矣。欲其弗消。唯不息之貞乎。

困卦說

陽剛陷于二陰之間。故曰坎。卦惟三陽。而皆爲柔所揜。故曰困。雖然。坎上巽下。亦柔揜剛也。而必兌上坎下乃謂之困。何哉。天下无常困之理。君子有處困之道。困雖君子之所不能免也。而不失其所亨。則必有道也。坎、險也。兌、說也。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其于處困也何有。此聖人名卦垂訓之意也。故夫成卦雖以柔揜剛爲義。而六爻唯陽剛而後爲善。蓋非陽剛則不足以出乎困也。初六以陰柔在坎險之下。故曰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言不足以出險也。六三以陰柔在坎險之極。而又承乘皆剛。故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言進退皆不可。而上六亦不應也。九二以剛中而合九五。然陽居陰位。在坎之中。未能出險。故曰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困於酒食之意。言未可以有爲也。朱紱、王者之服。利用享祀。言其剛中有合。足以享上也。可以待上之來求。而不可以求合于上。故又曰征則凶。而无所咎。此皆因坎體而爲之訓也。九四以陽居陰。其位既不當。而下有初六之應。其柔又不足以出險。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吝。然而曰有終者。則以其體之說。才之剛也。上六以陰柔之至。在困之終。說之極。故困于葛藟。于臲卼。然而曰動悔有悔。征吉者。言動而能悔。其有悔。則往而可以出乎困也。亦以其在

險能說。而困極則通也。唯九五以剛健中正。居說之中。爲卦之主。而下有同德之九二。善處困者也。故雖上下皆揜于陰。如劓刖之傷。而不失其說而利也。赤紱人臣之服。在困而于赤紱。則君能下下者也。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言君臣相說。則其中受福也。此皆因兌體而爲之訓也。九二言朱紱方來。利用享祀。而九五言困于赤紱。利用祭祀。于以見當困之時。唯君臣交孚而後足以有爲也。要之五爻皆不言吉。而獨于上六言征吉。處困之道。要俟當時。而不可欲速也。聖人于九二曰征凶。于九四曰來徐徐。于九五曰乃徐有說。而于上六始有征吉之辭。則處困而求出乎困。其可以欲速哉。

井卦說

坎與乾、坤、震、艮、巽、離、兌交而成七卦。反對而成十四卦。坎又自重而爲一卦。然坎上之卦凡八。惟比取五陰之附一陽。既濟取水火之相交爲義。其餘震遇坎則爲屯。乾遇坎則爲需。艮遇坎則爲蹇。兌遇坎則爲節。坎遇坎則爲習坎。皆取遇險之義。至於巽遇坎乃獨以爲井。何也。井亦坎陷之義也。以巽入而在坎陷之下。其陰柔不足以濟險也。故聖人不言險。而特取巽木上水之象。以明巽之亦可以出險而濟物也。孔子于屯曰。動乎險中。大亨貞。于需曰。剛健而不陷。于蹇曰。見險而能止。于節曰。說以行險。于坎曰。行險而不失其信。皆示人以處險之道也。于井雖不言險。而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是亦出險之意也。卦既以巽能出險爲義。而井又以上出爲用。此井之六爻。所以惡下而欲上。其次弟皆可得而言也。初六以陰柔居巽之下。而无上應。入而不能出者也。故有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之象。九二居中无應。而比于初。趨下而不能

上者也。故有井谷射鮒。甕敝漏之象。九三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上。又有上六之正應。故雖井渫不食。而可以汲。能求王明。則受福矣。至于六四。陰柔雖不能濟物。然出乎外卦之上。而又柔得位。故如井之甃。能自修而可以待用。九五陽剛中正。雖未出坎。而爲坎之主。所謂天一生水者也。其兼濟萬物。實本乎此。故如井洌寒泉之可食。而象有中正之辭。上六居坎之上。又在一卦之上。水已上井而可濟物之象。故曰井收勿幕。言汲取之不可覆幕也。雖然。上六言井收勿幕。而繼之以有孚元吉。則又何也。天一生水而爲坎。坎、陽卦也。故井之六爻。每于陽爻則言水。如九二之射鮒。九三之可汲。九五之寒泉。皆以水爲言也。初六在下。而乃曰井泥。六四雖當位。而第曰井甃。皆言井而不及水。則以其二爻皆陰也。上六雖亦陰爻。而下與九三爲應。陽實有孚而應在于上也。水之上出。莫此爲吉。此所以爲元吉。而孔子以爲井道之大成也。嗚呼。知有孚之辭爲九三而言。然後可以論井養不窮之理矣。

革卦說

甚哉革道之難也。兌、澤也。水也。坎、險也。亦水也。革之爲卦。既取水火相息爲義。然不取坎上離下。而取兌上離下者。以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則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咈於人情。不如是而能革者。未之有也。卦辭曰。巳日乃孚。言革之初未必孚也。曰元亨利貞。悔亡。非元亨利貞則必有悔也。孔子從而釋之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則革而不當。未有无悔者也。當革之際。求信之難如此。求其无悔之難。又如此。則革其可以易言哉。卦之六爻。唯二五中正相應。所謂大亨以正者也。故六爻之中。唯此二爻爲善。蓋

以六居二而在離明之中。則所見不偏。必无過舉。故曰已日乃革之。可以征吉而无咎。以九居五。而在兌說之中。則所存剛實。必无不信。故一時丕變。如虎文之炳著。雖未占而有孚。下言征吉。上言有孚。則中正相應之辭也。當革之時。而必在於內明外說。居中得正。而又上下相應。則革道之難。益可見也。是故初九以陽剛當革之初。未可革而革者也。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而象曰不可以有爲。言當固守中順之道也。上六以柔順而當革之終。從九五而革者也。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象亦曰其文蔚。又曰順以從君。言革道之成。君子從上之德。如豹文之類虎。而小人亦革面以從君也。其曰征凶。居貞吉者。又言革之不可以過也。至如九三陽剛而不中。故有征凶貞厲之戒。必革言三就而能從衆。然後可以有孚。九四以陽居陰位。故必悔亡而後有孚可以改命。皆所以明革道之難也。噫。後世好名喜功之說勝。君臣往往厭于持循易于改作。而不復知聖人所以畫卦垂訓之意。雖欲无悔。得乎。

易說卷四

下經二 鼎至未濟

鼎卦說

易中以畫取象命名者唯三卦。頤也。井也。鼎也。其取象雖不同。而皆有養人之義。豈非養人之利博。故特取象以示人邪。頤取諸身者也。故以艮止震動爲卦。井與鼎取諸物者也。故以木巽水則爲井。以木巽火則爲鼎。其取義雖不同。而皆以上爻爲吉。豈非致養之道。必于其終而後見也。就三卦之中而別之。唯井、鼎之義。最爲相近。水以汲而出井爲用。故上六勿幕而元吉。食以亨而出鼎爲用。故上九玉鉉而大吉。井以陽實爲天一之水。故九五言井洌寒泉食。鼎以陰虛爲耳受鉉之象。故六五言黃耳金鉉利貞。皆以在上爲吉也。井以初六爲泥。鼎以初六爲趾。皆以在下爲言也。井之九二无應。故言谷射鮒而甕敝漏。鼎之九二有應。故言有實而終无尤。井之九三有應。故言井渫不食而可用汲。鼎之九三无應。故言雉膏不食而其行塞。井之六四不應于初。故爲井甃无咎。鼎之九四與初爲應。故爲折足覆餗。此則以其剛柔之應否而異其辭也。要之鼎以虛受物耳以虛受鉉。皆惡夫實而自滿也。九二九三九四。鼎也。皆陽實也。故二以有實而招疾。三以行塞而不食。四亦折足而覆餗。皆以其不虛也。以九處二。陽非其位。而比于初六之

陰。宜其招仇而見疾也。然在巽之中而上有六五之正應。初之所不能害也。故能謹所之。則終无尤。以九處三而上无應陽剛之過。不唯如鼎之已實不能有容。其耳亦實而不行矣。故必如方雨而和。則悔虧而終吉。以九居四陽亦不當位。而在重剛之上。又下應初六之陰柔。不唯剛實自滿而且折其足矣。故至于覆餗而形渥。三爻之位雖不同。其戒于實則一也。六五耳也。宜虛而受鉉者也。宜虛而以陰居之。又下有九二陽剛之應。是黃耳而得金鉉也。象曰中以爲實者。以其居中而虛。所以能納剛中之實也。上九鉉也。以九處上。居陰履柔。而在鼎之終。故剛柔得宜。而有玉鉉之象。此鼎道之成。而養人之功博也。故曰大吉无不利。而象亦曰剛柔節也。若夫初六之在下。趾也。以陰柔而居之。弱而顛之象也。然在鼎之初。則爲出否取新之時。故雖顛而將以有用。如得妾以其子而无咎也。及其鼎已有實。則不可顛矣。故九四應之。則有折足之凶。義各有取也。

震卦說

一陽動于二陰之下而爲震。故震有亨之理。雷溥至則威益加。故震有恐懼之義。要之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一涉于動而吉凶悔吝隨之。則動豈可以不懼乎。虩虩、恐懼貌。啞啞、笑而不敢出聲之貌。震來虩虩。言其動而知懼也。笑言啞啞。言其懼以致福。雖喜而不敢肆也。此君子處震之道也。初九一爻。震之主也。又在一卦之初。故其辭與卦下之辭相同。益可見動之不可不謹也。陽剛而動。猶在所戒。則以陰爻而居震體。可不戒乎。六二陰柔也。在動而乘剛。危之道也。故曰震來厲。以柔而動。鮮能無失。故曰億喪貝。以其

乘剛之危故有躋于九陵之象以其七變而下卦爲艮則知止而不至于妄動上巽下艮其卦爲漸則動而不窮者也故有勿逐七日得之辭言必至于艮而後可以无失所以深戒之也六五亦陰爻也來則乘九四之剛往則動極必危故曰震往來厲然以六居五爻雖陰而位則陽也陰陽相濟而居尊得中亦可以无失而有爲也故曰億无喪有事言非在中則不可以有所事亦所以深戒之也蘇蘇神氣驚惕散緩之貌也六三在下震之上妄動而未至于甚者也故必震蘇蘇而後可以有行而无眚索索自失之貌矍矍不安之貌也上六在上震之極妄動而不已者也故雖震索索視矍矍而有往則凶其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言未及其身則當先戒也婚媾有言以其在動之極雖驚懼之早猶不免於小有言也甚言動之不可不戒也若夫九四雖以陽剛在上震之下然以陽居陰位又承乘皆柔陷於陰柔而不能奮動之象非初九之比也故曰震遂泥而象亦曰未光也嗚呼孰謂君子之動而可以不戒懼乎

艮卦說

先儒之言曰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于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或曰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又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艮其背止于所不見也不獲其身謂忘我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艮之取義備于此矣雖然重艮之義則未之詳也易以上下卦而分內外者也下卦爲艮止於內也上卦爲艮止於外也止於內則私欲不動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止於外則私欲不行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卦之六爻二陽四陰而皆不相應

內外兼止。艮之至也。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无非爲重艮而言之也。是故爻之次序。雖以趾、腓、夤、身與輔爲象。其實下三爻皆以止於內爲言。而上卦四五兩爻。皆以止於外爲言。唯上九在一卦之終。處重艮之極。則有內外兼止之辭焉。初六之艮其趾。止於未動之初也。六二之艮其腓。則不能自止而隨物以動者也。九三之艮其限。列其夤。不能止於初。而力止於終者也。然初六之象曰未失正。謂私欲之未萌也。六二之辭曰其心不快。九三之辭又曰厲薰心。則三爻皆以止於內者爲言无疑也。六四之艮其身。謂躬之所行也。六五之艮其輔。謂口之所言也。言行、見於外者也。故能止之。則於四爲无咎。於五則言有序而悔亡矣。此二爻皆以止於外者爲言无疑也。動不可過。故震之上六則凶。止不患於過。故艮之上九則吉。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者。言艮止之極。斯能敦厚而有終也。此內外兼止之極至也。然則艮止之學。要必明乎重艮之義哉。

漸卦說

地中生木謂之升。以其巽而順也。故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山上有木謂之漸。以其止而巽也。故曰漸之進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貴卑退而與坤順艮止相遇。又有地中生木山上有木之象。此其所以曰升曰漸。皆以上進爲義。而尤取於剛中而應也。君子觀升之象。而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觀漸之象。而以居賢德善俗。則進德之要。非卑巽其可哉。雖然巽、長女也。艮、少男也。以男下女。則女歸之象也。天下之事。進必有其漸。然亦有不以漸者。唯女之歸。非漸則不可。故曰漸女歸吉。言必如

女歸之有漸則吉也。其曰利貞者。以二五中正之相應也。六爻皆言鴻漸者。鴻之進最爲有時。而且飛翔亦自有序。皆漸之義也。卦之明漸。以女歸言。象之明漸。以木言。爻之明漸。則又以鴻言。以此知易之取象。要以發明天下之理。不可執一而觀也。干、水涯也。磐、水中石也。初六六二。皆艮體。不妄進者也。故初則漸于干。小子以爲危厲且有言。而君子之義則无咎也。二則漸于磐。飲食衎衎。以其居中知止。而又有九五之應。故可樂也。九三在艮之極。而以陽居陽位。止極而動。不能自止者也。故如鴻漸自水。而遠之于陸。无應于上。而比于六四。非其配也。故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之凶。曰利禦寇者。言九三六四雖不可以爲配。然艮止巽順。可以相保而无害。六四自艮而之巽。自下卦而之上卦。如鴻之自陸而之木也。柔得位而在巽之下。无所往而不安也。故雖漸于木。而或得其桷无咎。九五自木之陵。則其漸益高矣。剛中得位。而下應六二。故雖有六四九三之間而終莫之勝也。九三比六四。故以夫征婦孕而言。九五應六二。而中有間之。故以婦三歲不孕爲喻。皆因卦有女歸之象。而爻有陰陽之配。而已升自下而上者也。至上六則曰冥升。惡其升而不已也。漸亦自下而進也。至上九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以其進而知退也。上九雖居一卦之極。而在巽之上。巽非好進者也。故雖如鴻之自陸已漸于木于陵。而復漸于陸。則進退可觀矣。嗚呼。君子所貴于巽者如此哉。

歸妹卦說

震、長男也。兌、少女也。以少女配長男。故曰歸妹。然兌下而震上。非男下女之義。故曰征凶。无攸利。聖人於

漸曰女歸吉。於歸妹曰征凶。所以垂訓者明矣。大抵兌、陰卦也。陰柔而說。則常患乎不正。故兌下之卦。陽爻多吉。而陰爻多凶。如臨、如睽、如兌、如中孚等卦皆然。而履之三爻。尤與歸妹之三爻相似。皆恐其陰柔之過於說也。履之初九曰往无咎。此則曰征吉。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此則曰利幽人之貞。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此則於初言歸妹以娣。跛能履。於二言眇能視。而三則曰反歸以娣。亦以六三之柔。不如在下之陽爻也。履爲君子踐履之訓。而歸妹爲女子從人之訓。其恐過於陰柔以求說則一也。雖然。初二兩爻皆陽也。而謂之跛眇。何也。歸妹之時。上下卦皆陰爻爲主。初二雖陽爻。而在下。實娣之象也。況在兌體。亦不盡專其事。故不過如跛能履。眇能視而已。在君子之踐履。則以跛眇爲非。故併言於六三。在歸妹之娣。則以跛眇爲當然。故析言於初二。其實皆因兌體而爲之戒也。六三陰不當位。而處兌之極。柔邪以求說。賤者之事也。古者謂賤妾爲須。歸妹而以須之事。豈婦人之正哉。故曰反歸以娣。言不若初九九二之娣爲正也。九四在震之初。動之本也。婦人以靜正爲德。動而求歸。則非正也。故雖歸妹愆期而不可不堅其待時之志也。六五雖在震體。而居中得尊位。上卦之主也。又下有九二之正應。帝乙歸妹之象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言其柔中之德。不事乎飾也。月幾望。吉言必如月之幾望。則不至與陽敵也。上六陰柔之至。在歸妹之終。而處震之極。夫婦失道之象也。故所承无實。刲羊无血。而不足以奉祭祀。此皆因震體而爲之戒也。震上兌下。雖有歸妹之象。而兌說震動。皆不可以不戒。此所以征凶而无攸利者也。

交泰、時之盛也。初四二五。皆以剛柔相應爲吉。而九三在下卦之極。上六在上卦之極。則皆有戒之之辭。慮其泰之極也。豐大亦時之盛也。初四二五。剛柔雖不相應。而以明動相應爲吉。至九三上六。亦以明動之極而有戒之之辭。慮其豐之極也。豐之初九九四。皆剛也。剛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无嫌于同類也。故以初遇四則爲配主。以四遇初則爲夷主。夷、等夷也。亦配之義也。曰雖旬无咎。往有尙。旬、均也。言雖均爲陽爻而往。則有尙也。曰吉行者。亦往有尙之意也。此初四明動之相應也。六二六五。皆柔也。柔則不相應。然以明之動。則亦无嫌于同類也。故以二應五。雖其往有不應之疑。而六二中正。上合六五之柔中。則二五交孚矣。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以五應二。雖六五柔在尊位。而能下接六二含章之柔。則柔來而有慶矣。故曰來章有慶譽。吉。九三離明之極也。明極則暗。故至于豐其沛。曰中見沫。折其右肱而无所咎。沛謂幡幔之屬。沫謂星之小者也。上六動之極。亦豐之極也。豐極則暗。動極則凶。至於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閱其无人。而三歲不覿凶。蔀者覆幛而致闇之謂。豐大其屋。謂滿假也。蔀其家。謂昏暗也。滿假而昏暗。則人无助己者矣。宜其无所覿也。曰天際翔者。言其高亢也。曰自藏者。言其自取之也。大抵豐卦六爻。唯初九六五。不言豐而皆吉。六二九三九四上六。皆言豐而有見斗見沫闚戶无人之戒。以是知居豐大之時而有其豐者。皆非善處者也。故卦辭曰。勿憂。宜日中。非中則有憂也。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豐固不能常也。雜卦又曰。豐、多故也。則无事之時。實多事之基也。可不畏哉。

旅卦說

離下震上。明以動也。其卦爲豐。豐之上六曰。闚其戶。闃其无人。豐大者失其居也。故豐之反對。則其卦爲旅。以其止而麗乎外也。山止而火行。則有旅之象。止而麗乎外。則有旅之義。豐極而失其居。則有旅之漸。此所以名之曰旅也。豐、震在上。陽用事也。故曰豐大。旅、離居上。陰用事也。故曰小亨。處旅之道莫若正。故曰旅貞吉。六二柔中得位。旅之正者也。故有卽次之安。有懷資之用。又有童僕之助。則以其正而已。六五柔得中而合於二。亦旅之正也。故能一發而中于離明之德。下以得人之譽。而上以得天之命。則以其居離之中。能自上以逮於六二之正也。其他如初六九四。皆不及于中者也。故初則瑣瑣取災。而四則其心不快。九三上九。皆過于中者也。故三以陽近離。而有旅焚其次之言。上以陽處高。而有鳥焚其巢之象。三言喪其童僕。則視夫得童僕者異矣。上言先笑後號咷。則視夫終以譽命者遠矣。牛以負重致遠。亦旅之所資也。今以陽亢太過之故。而喪牛于易。豈復知所以處旅之道哉。故卦辭曰。喪牛于易凶。而象曰終莫之聞也。嘗試推之。噬嗑之利用獄。豐之折獄致刑。皆以有震之威離之明也。然噬嗑之後繼之以賁。豐之後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爲艮止明矣。明无時而不然。威有時而尙止。故聖人于賁之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于旅之象曰。君子以明愼用刑不留獄。知聖人无敢之辭。又知聖人愼而不留之辭。則知震變爲艮之義矣。易言用刑之卦。反對相繼者。唯此四卦。而其象辭切至如此。則用刑之際。可不謹哉。

巽卦說

以卦言之。則上下皆巽。取其上以巽出命。而下以巽順命也。以畫言之。則二陰爻皆在一卦之下。而順乎陽。取其從命之順也。以其重也。故有申命之辭。以其二五皆剛也。故有志行之辭。巽以柔用事。故曰小亨。然而剛中也。故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大抵巽以柔順爲用。在上而巽。則可以接下。在下而巽。則可以事上。然皆不可過也。初六居巽之下。卑退而不中。故疑而進退。然以六居初。非專於柔也。故曰利武人之貞。九二陽不當位。而最在四陽之下。巽之甚也。故曰巽在牀下。然剛而得巽之中。不失爲事上之道。故曰用史巫紛若。吉。言如祭祀之用史巫。可以達誠也。九三處下卦之極。而又以陽居陽位。雖巽體。而不能巽者也。故頻巽。吝。言其頻失而頻巽也。此爲在下之巽言之也。六四以柔陰之至。而出乎下卦之上。能以其柔巽而接下者也。故悔亡。而下卦之三爻。亦皆順之。如田而獲三品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之中。盡巽之道。得位得中。而能行權者也。故貞吉悔亡。无不利。雖其命令初有未善。亦先後推究。極其終始而後革之也。故无初有終。又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陽不當位。在一卦之極。亦巽之甚也。故亦曰巽在牀下。非如九二之猶得中也。故喪其資斧。貞固則凶。此以在上之巽言之也。世言甲庚之說多矣。惟先儒所謂甲者事之始。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其說至當。不可易也。嘗試推之。當巽順之時。有申命之審。宜其出令之不无善也。亦不无從也。而聖人于九五剛中之爻。必及於終始變革之說。豈故于此以啓天下後世變法之患哉。蓋惟其巽而後足以行權。非巽而行權。則自是矣。惟巽而中正。然後足以更變。非巽而中正。則生事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又曰九五

之吉。位正中也。善觀易者。要必詳味于此。

兌卦說

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于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爲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爲主于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于陽爻。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无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來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于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兌未寧。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无其應。而比于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于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貴于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爲戒。作易之意可見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卦說

前嘗論比卦一陽居五而未出乎坎故爲天下始附之時萃卦二陽相比而下皆從之故爲萬物咸聚之時今渙之爲卦巽順出乎坎險之上而二五皆剛中雖未至于萃聚之盛而視九五之猶在坎中者有間矣渙散也言能散夫險難也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其下之始附也則爲比其難之散也則爲渙及其君臣同德而下皆順從也則爲萃固自有次第哉比雖吉而未至於亨渙則亨矣渙之亨不過曰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而已萃之亨則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矣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比而後渙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坎在巽上以巽而遇坎也柔巽不足以出險故聖人不言險而取以木巽水之象以爲井巽在坎上巽而出乎坎也則險難可出矣故聖人取濟險之象而言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聖人所以爲天下後世處險之訓者蓋可見矣初六以陰柔居渙之初又在坎險之下不足以渙難者也故不言渙而曰用拯馬壯吉言必賴乎陽剛而後足以有濟也象亦曰初六之吉順也以其比乎九二之剛中故言順也九二在坎體而陽剛得中可以少安而俟時也故曰渙奔其机悔亡机所憑以安者也六三陰居陽位在坎之上而與上九爲正應有出乎險之象焉故曰渙其躬无悔以其猶在坎體故所渙惟其躬以其有應于上故象曰志在外也六四在上卦之下而居近君之位巽而出乎險矣故能渙其羣元吉謂渙而後得衆也然以陰居陰柔巽之至非能盡任渙難之事故有丘匪夷之思言未能盡平其難也九五陽剛得位而在巽之中故能渙散其難而使號令如汗之洽非如六四之猶有匪夷之丘以

其居王位而无咎。故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上九當渙難之終。陽亢自高。而乘九五之剛。則傷之者至矣。故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言當已渙之時。功成身退。則可以无咎也。巽之三爻。皆出乎坎險者。于六四曰渙有丘。匪夷所思。于上九曰渙其血。去逖出。而王居无咎。獨歸之九五。則渙難之道。非剛中之君。孰能盡哉。

節卦說

人有所說。則往而不能止。以其順境在前也。說而遇險。則知止矣。故兌下坎上。其卦爲節。恐其說而至于過也。以爻言之。則二五皆剛中。亦節之意也。雖然。渙亦剛柔分而剛得中也。而彖獨言之于此。何哉。渙自否來。九四之陽。來居于二。而六二之陰。往居于四也。陽來居內。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往居四。故曰柔得位而上同。節自泰來。九三之陽。升而居五。六五之陰。降而居三也。陽升陰降。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故曰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否變則泰。渙則將泰之漸也。故於剛言來。而於柔言得位。泰變則否。節則制之于未否也。故于剛柔言分。而幸其剛之得中。義各有在也。節之爲言。制而不敢過也。于節而又過之。則亦非正也。故曰苦節不可貞。初九在兌之下。而有應于上。不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戶庭則无咎。九二在兌之中。而无應于上。可出而不出者也。故戒以不出門庭則凶。不可出而不出。則不昧於通塞。故象曰知通塞也。出而不出。則爲不知時。故象曰失時極也。六三在兌之極。陰居陽位。而又乘剛。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故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言皆自取之。无所咎也。上六陰柔之至。居坎之上。而又在節之極。過乎節者也。太過則苦。故苦節貞凶。悔亡。言貞固則凶。悔則无凶也。孔子以又誰咎也釋三爻无咎之辭。而先儒以悔

則凶亡釋此爻悔亡之辭。與他卦殊不同。蓋其文義如此。不可得而同也。初則戒之以出。二則戒之以不出。一處一出。各有宜也。三則戒其不節。上則戒其太節。過與不及。其失均也。唯六四以陰柔而應于初。以坎水而就于下。又上承九五之陽。能安于節者也。安則无所往而不通。故曰安節。亨承上道也。九五居尊得位。而剛健中正。節之當者也。當則無所往而不可。故曰甘節。吉往有尙。以其在臣也。故曰安。曰亨。言已能安之則亨也。以其在君也。故曰甘。曰吉。言施之天下而人皆美之。然後爲吉也。六三言嗟。而六四言安。上六言苦。而九五言甘。則節之道。其可過而至於咈人情也哉。

中孚卦說

小過卦說

四柔在外。而二剛居中。柔過于剛也。故曰小過。以全體言之。則剛中。故亨。利貞。以二體言之。則剛不中。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不宜上。宜下。謂飛鳥之遺音。能順而下。不能逆而上。雖因六畫有飛鳥之象而言之。要之震上艮下。在小過之時。宜過于止。而不宜過于動也。祖、始也。謂初也。六二以柔在內卦之中。妣也。二在初六之上而柔中。過其祖而遇其妣也。君謂五也。二、臣位也。六與二皆柔。而不如六五。柔居剛位。不及其君也。以柔而居臣位。遇其臣也。柔雖過于初。而得妣之中。六與二雖皆柔。不及於五。而在臣之位。故雖小過而无咎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陰唱而陽不和。陰之過也。弋而取其在穴隱伏之物。弋之過也。六五雖亦小者之過。未能澤物。而居尊得中。動亦可以有獲。所謂可小事不可大事也。初六在小過之初。艮

止之下。過而未形者也。故先有飛鳥以凶之戒。言其初之不謹。則其終末如之何也。上六在小過之終。震動之極。无所遇而過之甚也。故終之以飛鳥離之凶之辭。言其離于凶災。蓋自取也。若夫九三九四兩陽爻。非過者也。故皆以弗過言之。九三雖弗過。而應于上六。當小過之時。不可以不防也。不防則或爲陰所傷。故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雖弗過而應于初六。初雖未至于過而將過也。故惟知相遇之有厲。而戒之則勿用。而永守于貞矣。故曰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然則聖人于陰爻言過。而于陽爻言弗過。且有防之戕之往厲勿用之戒。其爲君子慮也。豈不切哉。

既濟卦說

坤上乾下爲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天地水火之象言之。則既濟若未可以同於泰。以乾、坤之畫觀之。則乾畫居坤之中而爲坎。坎者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畫居乾之中而爲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乾、坤不居正位。而坎、離居之。則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不唯六爻相應。而柔剛之位。无一之不當。以是爻而居是位。則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則其爲既濟也。豈不大哉。易中諸卦。六爻皆應者凡八。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然其當位而應。則惟既濟而已。此所以小者皆亨。而有初吉終亂之戒也。知小者之亨。則天下无不可爲之事。知初吉終亂。則天下有不可勝窮之憂。以其剛柔之應。過於交泰之時。故其卦下初吉終亂之辭。早于城復于隍之戒。此聖人所以不畏多難而畏无難者也。初九六四。剛柔之相

應也。故初以陽剛當始濟之時。雖曳輪濡尾而无咎。以其有應而可以濟也。曳輪謂其勇於行。濡尾則初濟之象也。四當水火之交。雖有新繻。而不棄衣袽之儆。以其不忘濟難之始也。繻謂綵采衣。袽、敝衣也。六二九五。亦剛柔之相應也。二以柔中。故雖有喪而勿逐自得。五以剛中。故雖薄祭而可以受福。言當既濟之時。中正相應。則无往而不利也。唯九三以陽剛在下卦之上。居離之極。有甲胄戈兵之象。恃其既濟。而欲以威服人者也。故雖克鬼方。而不免三年之憊。泰之九三類也。上六以陰柔在既濟之終。居坎之極。有窮而遇險之象。恃其既濟而終亂者也。故濡沒其首。危厲可必。亦泰之上六類也。

未濟卦說

未濟不特坎、離之不交而已。三陰三陽。俱不當位。又濟難之材。非陽剛不能。而其陽爻一極於卦外。二揜于三陰之中。皆不足以有濟也。故曰无攸利。又曰未濟、男之窮也。然而猶曰未濟者。柔得尊位。而剛柔相應。今雖未濟。而終必有濟者也。初六在坎之下。而以陰居陽位。不量其材。而妄欲求濟者也。故曰濡其尾。吝。言其不能有濟也。在未濟之初。而妄以爲可濟。不能要其始終也。故象曰亦不知極也。六三在坎之上。而亦以陰居陽位。亦不自量而妄求濟也。故曰未濟征凶。言往則凶也。然將出乎坎。而上有上九之應。終亦有濟者也。故又曰利涉大川。六五雖柔不當位。而虛中居上。有九二剛中之應。上以謙光接下。下以孚實應上。雖未濟而可以有濟者也。故曰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此皆以柔之不足濟難。而爲之訓戒也。九二以剛中而應乎五。可以有濟也。然以陽居陰位。則有不能進之象。故曰曳其輪。貞吉。所以勉其行

也。九四陽剛出乎坎險。亦可以有濟也。然陽不當位。而下應于初。則亦有不能進之象。故曰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亦所以勉之也。上九以陽剛居未濟之極。而下有六三之應。時之將濟。交孚燕衍。而可以有濟者也。然剛柔皆不當位。則燕樂之過。至於牽惑沒溺。雖有孚而不足以乘時濟難矣。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此皆惜夫剛之失位。而爲之訓戒也。未濟於初六言濡尾之吝。而于九二言曳輪之吉。當未濟之始。柔不足以有濟。而剛中可以有行也。既濟于初九則併言曳輪濡尾之无咎。當既濟之初。剛能有行以濟難。尾則雖濡而无咎也。因濟而言濡尾則同。其未濟既濟則不同也。既濟于九三言伐鬼方。小人勿用。恐陽剛之過而戒之也。未濟于九四言震伐鬼方。有賞于大國。爲其陽不當位而勉之也。因離之甲胄戈兵而言伐鬼方則同。其戒之勉之則不同也。既濟之上六。陰雖當位。而在既濟之極。故有濡其首之戒。未濟之上九。陽不當位。而在未濟之極。故亦有濡其首之戒。陰陽之爻雖不同。其一卦之極則同也。未濟、既濟、坎、離反對而成也。未濟則必濟。既濟則至于未濟。消息盈虛之理。循環无窮。此所以爲易也。

易說跋

趙靜之易說二卷。卦爲一篇。合總論。計六十五篇。今本四卷。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重編。凡闕豫、隨、无妄、大壯、晉、睽、蹇、中孚八卦。其蠱卦說頗有錯簡。大抵適變不能不隨云云。至二陰比之三百八十一字。實隨卦說殘文。不知何以羼入。故曰剛上而柔下。至豈苟然哉。五十五字。當在大往小來之初也句下。故蠱以敝壞爲義。因故曰之故而衍。蠱以其在內卦之中也。蠱字亦涉上而衍。此句正與而九二獨曰幹母之蠱文氣緊接。然原書已佚。無可徵信。今仍其舊。不復刪易。姑識之以質善讀書者。道光壬辰秋季。金山錢熙祚錫之甫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易說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趙善譽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大

（本書校對者黃逸之）